

十二圓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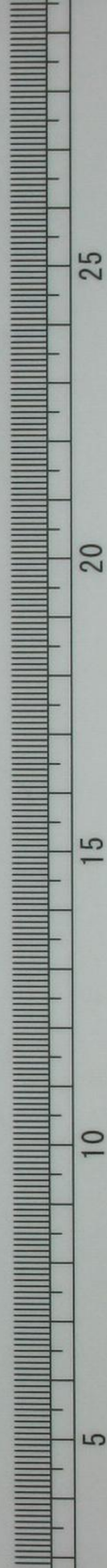
唯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399

43





光緒六年仲秋月重鐫

十一圓覺

板存沙市公義堂梓行



廣宏深渡眾生願

不意美色想修少
後作國受第一名

首相
菩薩陳天德



此看破紅塵
立冲天大志日慈愍
度入空
天了

金剛
菩薩劉素真



圖是
陳

聲聞菩薩

傅天真



平生不信

善道身以勢力

壓人又遇此死多思成因果

清淨菩薩

傅徐氏



此女身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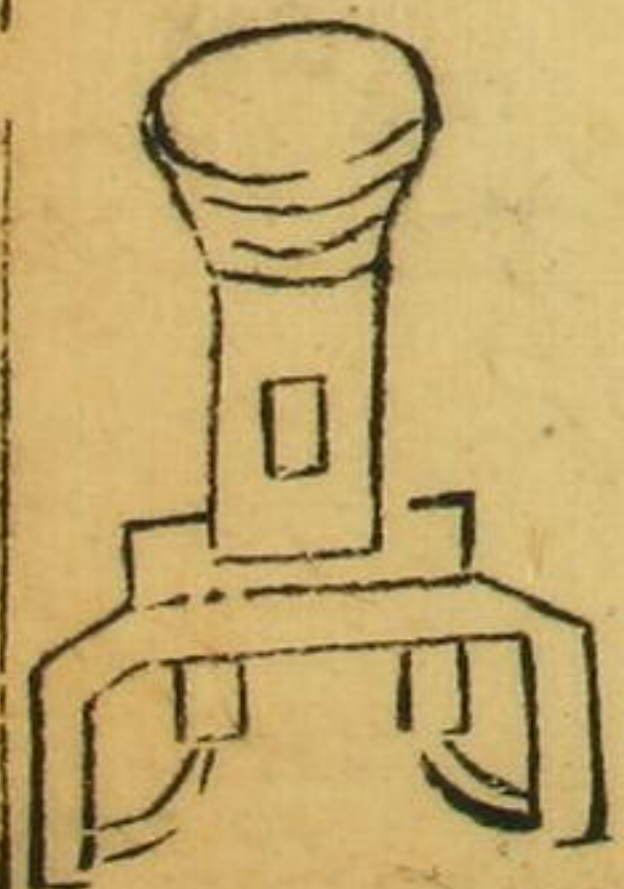
負外并妨身志孝以

三從四德為工友淑之身

空其倚自己亦後正明不誤立

十二圖覽

像



長生菩薩

傅之伍氏



二夫人

名以他人為色歸惟

此女亦早出世為之謂之妻

鄧桂芳幼習文藝乃英傑之士本屬佛

緣相因又得淑女為妻德行孝道

割肝救濟公

姑極孝

感佛



一

象

四

三

三

鄧周氏割肝救急、公婆世、早言乃、
得觀音佑庇此功
昭事令人、

本讀為一
菩薩



張李氏守貧盡孝、舜菜供姑、遇、亦指位、
系可見、賊人却知孝道、
也、助、功、程、汝、為、
因覺正果



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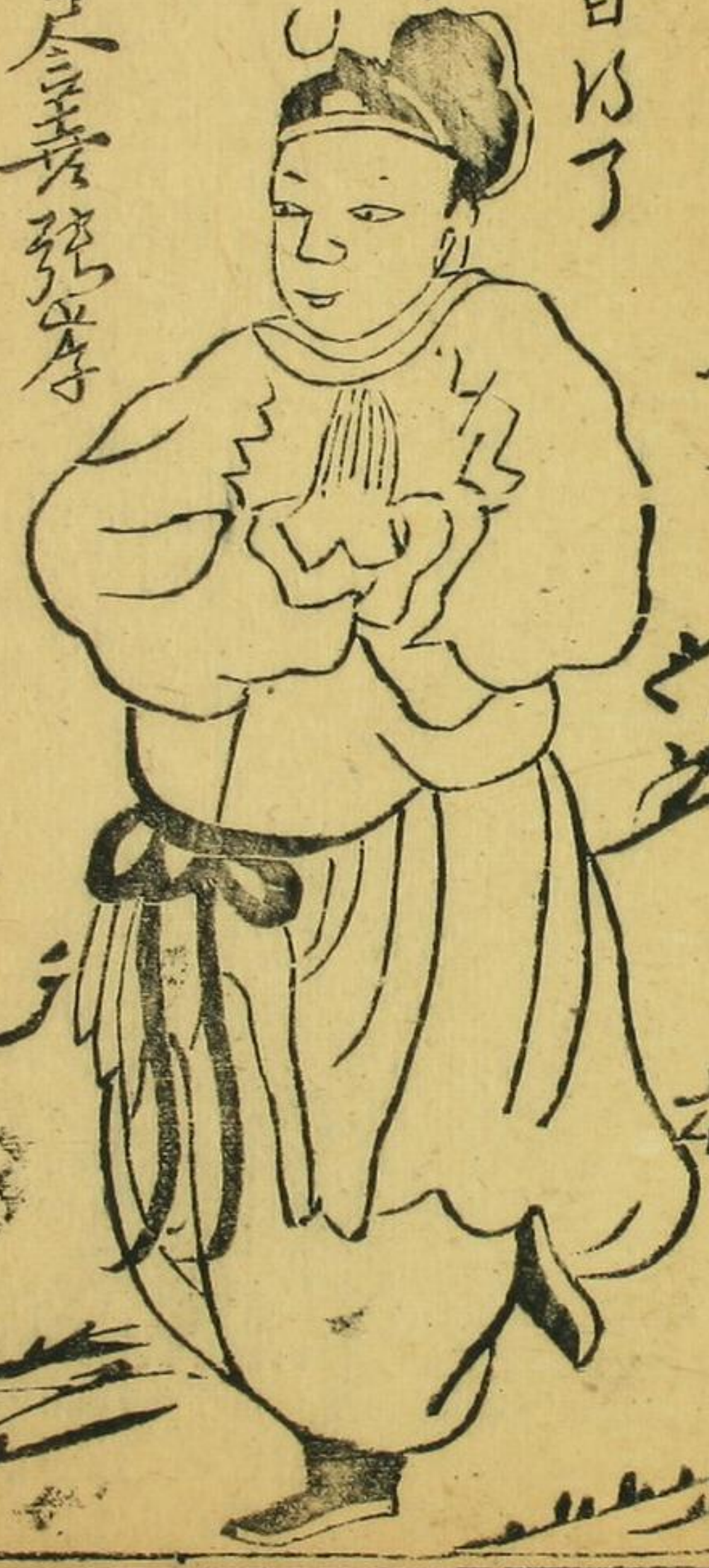
李忠性本剛烈為冠總兵所
 子為德勃有天性重孝道善後果為大士
 与化弱福賜

受命
 喜
 事
 曰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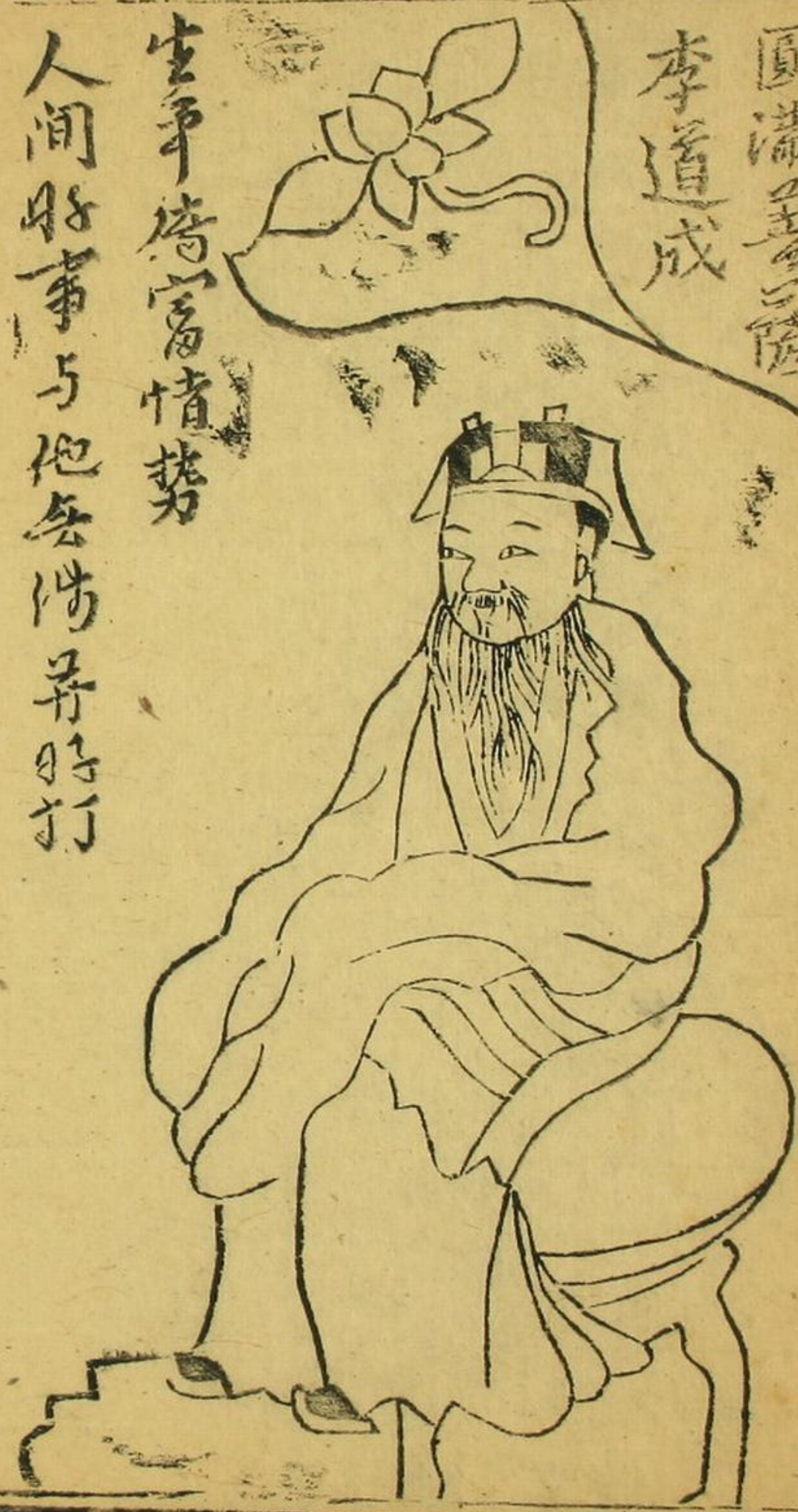
李孝子念心尤長為
 業今日以了

奇緣
 尚之
 仁義足善強孝
 氏為同胞明人之功出己之
 功也感可理天下矣士焉



圓滿善三薩

李道成



生平倚富情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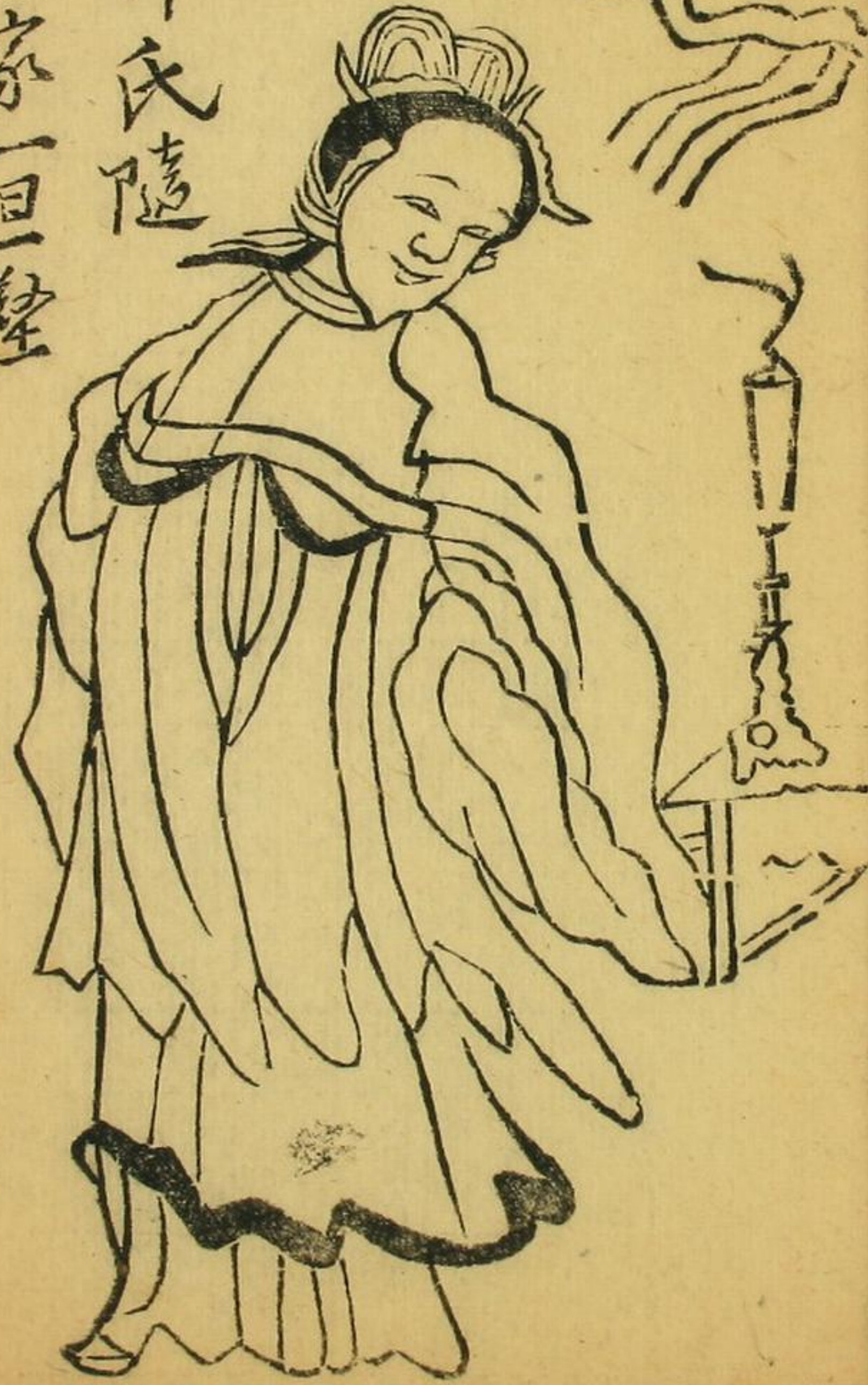
人間好事与他无涉弄好打

佛留道係意不美多日得緣大士指不也知了辨

李柳氏隨

友捲家一旦整

慈承大士点化志为十二圓覺之列



韋馱神



訪談為人示

此凡春光

徇他湖

大端

發源一

品逐亦伴千

古弄名永遠觀



回頭僕春陽子讚

像

隨緣隨分

修性修身

不爭

短

希

蒙神

淑沉

三乙為姓



夢授經

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因長樂我靜朝唵觀世音暮唵觀世音唵唵從心起唵佛不離心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離離身一切災殃化為塵南無摩訶般若波羅蜜

花齋日期 閏月同前

正月初八	二月初七初	三月初三初	四月二十二
五月初三	六月十六十八	七月十三	八月十六
九月初三	十月初二	十一月十九	腊之無齋

月齋期

二月 六月 九月

凡有善男子善女人虔誠信受或每逢齋期清晨沐手
炙足虔心焚香跪誦有求必應

圓覺志經卷之一

話說這本經之証蓋乃是世尊佛祖賜觀音大士法旨
親降凡間度化十二圓覺五百阿羅漢十帝大菩薩的
故事佛祖說道下界衆生十惡不善迷悞暈腥輕慢三
實怨天恨地忤逆父母殺生害命拋散五穀種種造業
實難勸化惜哉爾時觀音大士聞佛嘆惜奏望我佛
慈悲大開方便使衆生回心向善方好度他

菩薩躬身來啓奏 啓奏如來佛世尊 當初佛在靈山上
雪擁金蓮護金身 上有鵲巢來蓋頂 下有靈草護足跟

也曾捨身去喂虎 也曾割肉去喂鷹 許下願方非小可
要度閻浮世上人 要度人人成佛道 那怕衆生不同心
伏望我佛傳法旨 去化圓覺十二名 我化十二人不轉
不做南海觀世音

却說菩薩奏道望我佛慈悲弟子情願下凡度化愚蒙
使衆生回心方見我佛無量功德佛祖說道尊者情愿
下凡我賜你幾件法寶賜你僧帽一頂僧鞋一雙九環
錫杖一根紫金鉢盂一個編鬘袈裟一件戒刀一把法
寶道菩薩一一收了佛祖送出大雄寶殿菩薩辭了

步擁金蓮足踏祥光望東去也

觀音菩薩領法旨 法寶幾件帶隨身 別了我佛靈山境
腳踏祥光往前行 東邊一朵青雲起 南邊一朵紅雲生
西方白雲蓮花現 北方黑雲瑞千層 手中舉起垂楊柳
甘露瓊漿淨水瓶 金童玉女分左右 護法諸神隨後跟
雲頭一駕來得快 到了長安大國城

話說菩薩來到長安城心中想道我佛曾說東土衆生
十惡不善未知肯回心待我變個貧婆用些言語勸化
看此城中可有緣人麼

貧瘦面貌來變就 菩薩做了乞化人 花冠變作亂雲髮
袈裟變作爛衣襟 錫杖變做拐棍子 十分醜陋不豫人
面皮好似棉花染 一身好似乾柴形 臉上還無三分肉
橫身瘡疥似魚鱗 菩薩當時來變化 走進長安大國城
手中拿的拐棍子 口叫救苦觀世音 說我苦來真個苦
還比黃連苦幾分 肚中飢餓無飯喫 身上寒冷少衣襟
白日街坊來討飯 夜間安宿古廟門 熱時乾蚤蚊蟲咬
冷來凍得戰兢兢 不怨父來不怨母 不怨祖宗與神明
前生不修今世苦 怨我前生少修行 不敬大地與二尊

不肯施施不齋僧 不做好事行方便 忤逆父母慢六親
拋散五穀不愛惜 放火燒山罪不輕 欺心多把善人害
殺牲食肉造孽深 刻薄銀錢坑貧賤 短少升合害窮人
大斗小秤多盤算 出輕入重兩條心 外人有錢多欵敬
手足無錢親不親 心高氣傲惟有己 不把人放在胸心
故此今生來墮落 無衣無食不如人 我勸善人來施捨
勝敬南海觀世音 叫上叫下沿街走 喊前喊後不絕聲
一連叫了三晝夜 并無一人問一聲

卻說菩薩見了無人來問便說道我看這些人都是這

後生造業打僧罵道的人那個肯來持齋念佛善哉善哉自古道佛度有緣人待我細看長安城中誰是有根行的人再去勸他一番有何不可不表觀音老母在雲端細看且說長安城中有個劉都堂官居一品夫人張氏并無子嗣單生一女名曰素貞性情聰敏甚是賢良三歲時就與本城陳知府的儿子陳天德結定親事到了此時小姐年已十六歲家擇了吉日請媒來到劉府通知要來迎娶劉都堂便與夫人商議女兒年長成人今陳家擇定日期要來迎娶不知女兒計備可曾完備

西叫了幾去請小姐出來說話

小姐聽得爺娘叫 來到堂前拜雙親 父母呼兒有何事
把話分付與兒聽 老爺夫人把兒叫 你今坐下聽原音
陳家今日來通信 不久將兒接過門 丟下父母無靠處
養兒育女枉操心 你若離娘陳家去 早晚有事叫何人
父母雙雙流痛淚 生離死別好傷情 倘若我兒是男子
接我宗枝後代根 說罷之時放聲哭 難捨嬌兒兩下分
小姐哭得肝腸斷 勉強開言勸親身 孩兒雖是裙釵女
怎忘父母養育恩 孩兒若嫁陳家去 早晚來奉二雙親

父母寬心休望欠 保重身體莫憂心 小姐辭別歸房去
靜坐香房悶沉沉 思想父母難割捨 萬箭鑽心滿腹疼
撥乾就濕空養我 長大之時別家人 小姐越越想煩惱
悶悶懨懨少精神

却說小姐坐在香房思前想後忽然耳燒面熱肉跳心
驚十分不快忙叫梅香與我打開後花園門待我遊玩
一番以解愁煩梅香領命開了園門

小姐當時來遊玩 輕移蓮步出房門 一徑來到花園內

抬頭舉目看分明 花對茶藤架 蕊對海棠金

海棠放山神仙體 紅蓮開見君子心 石榴花開紅似火

枝子花開白如銀 芙蓉出水隨風舞 芍藥倚欄愛殺人

玉簪花上黃鸝叫 荷花池內戲金蓮 狀元紅對金獅子

仙人掌上玉美人 隱逸菊花迎秋放 鬪雪寒梅向冬生

對對蜜蜂尋芳草 雙雙蝴蝶採花心 百樣花名說不了

小姐觸境便生情 花開之時十分好 花謝之時怎畱情

將花比人人比月 花與人身一般論 人生在世如春夢

大限來時不由人 萬兩黃金拿不去 功名富貴等浮雲

喉嚨斷了三分氣 不知死後作何論 小姐正在頻嗟嘆

却說觀音老母在雲中觀見劉素貞在花園嘆叶莫非有緣待我仍然變做貧婆化他一番看他如何當時進了花園向前說道小姐貧婆不敢見禮小姐問道貧婆你來此何事貧婆道小姐家中有剩飯路上有飢人特來化碗齋充飢小姐叫梅香你去廚中取些齋飯與這婆婆喫貧婆道小姐我不化齋要化一件衣服這體小姐道你要化衣服此時我身邊都是舊衣要拿與我心下不肯待我明日與你縫一件新的你再取貧婆道你這婆子好沒道理方才要化衣服如今就不化了貧婆

答道小姐請坐聽我道來

貧婆便把姑娘叫聽我從頭說你聽我是佛門一弟子自幼不曾改嫁人日日持齋並念佛時時守戒去看經一不化你齋和飯二不化你好衣裙三不化你金共寶軍化小姐發慈心

小姐道你要我發慈心難道要我喫齋念佛不成那佛祖經典道理你也曉得些麼貧婆道畧知一二小姐道你試說幾句我聽

貧寒當時將言說 姑娘你且聽元因 人王帝王佛門子
閻老大臣修善人 妻財子祿修得好 榮華富貴是前因
敬重三寶遵佛法 要修來世在今生 男人罪孽還容易
女人罪孽似海深 抹粉搽胭都是罪 生男育女罪非輕
洗尿洗尿傾下水 污穢三光水府神 不如早覓修行路
免得陰司受苦辛 夫妻恩愛如魚水 大限來時不由人
兒女恩情顧不得 家園田產歸別人 不如各覓修行路
得見如來上天庭

小姐說道依你說來有穿有喫的都是前生修下無衣

無食的都是前生造下 是真是真的自古道一失人身萬

劫難逢我且問你姓甚名誰家住何處對我說來

貧婆又乃將言說 小姐你且聽元因 你要問我名和姓
鄉貫住止說得真 說我家來家不遠 說我無名却有名
洪荒未判先有我 混沌初開我有名 四大部州爲房屋
南海岸上我爲尊 我家住 在極樂國 大雄寶殿我家門
如來佛祖我師父 文殊普賢姊妹們 十八羅漢伏侍我
阿羅揭諦我家人 句句都 是真情話 不敢虛言哄你們
貧婆說了一段話 笑殺小姐女佳人

十二圓覺
小姐聽了笑道你這婆子到會說說此時衣不遮身食不充口還要說這折福的話你錯了貧婆道我到不錯還是你錯小姐道怎見待是我錯你把佛神當做你的家人小使只怕墮落了你貧婆道我到不墮落只怕你墮落故我來此化你一點真心小姐道你總總要化我一點真心難到要我割心肝與你不成貧婆道不是要尔割下心肝聽我道來

貧婆又來將言說 小姐你还不聰明 我非要你犯心割

勸你回心早修行 早早修行來指點 免墮紅塵陷人坑

小姐不聽貧婆勸 一失人身萬劫沉

小姐道我乃女流之輩怎去修行得貧婆道你說女人修行不得待說個修行的女人與你聽聽

貧婆又乃將言說 小姐聽我說分明 當初有個妙善女

不招駙馬要修行 香山嶺上勤悟道 紫竹林中現金身

勸你勤謹來修煉 也學南海觀世音 修行那論男和女

八仙會上有女人 若還迷心貪富貴 墮落紅塵陷人坑

小姐說道既是女人也修行得好到也好只是我父母將我許了人家再過几日便要來接了况我又無兄

弟我若修行去了雙親無人照管豈不辜負了養育之恩麼貧婆道聽我說來

你肯回光並返照 遵守皈戒辦前程 各人生死各人了

管他接親不接親 貪戀紅塵無好處 死後難逃地獄門

說起地獄真果苦 不比陽間受罪刑 陰風慘慘驚人胆

冷氣颼颼嚇人魂 蓬頭垢面真惡鬼 赤髮紅鬚綠眼睛

青面獠牙雷公嘴 赤身裸體肉橫生 磔春磨鋸真果苦

銅蛇鐵狗互相吞 鬼門關外拷問定 漆河橋下甚苦辛

女人死到陰司地 身坐血河最可憐 坐滿三年六個月

喫的血水几萬斤 牛頭馬面真兇惡 夜叉小鬼更兇橫

刀山上面真悽慘 開腸破肚血淋淋 油鍋裏面白骨現

挖眼抽腸割舌根 披頭散髮帶枷鎖 嚎啕大哭好傷情

地獄受盡千般苦 那有人來問一聲 夫妻恩愛今何在

兒女恩情那邊存 在生空有錢和米 陰司何曾帶分文

生前縱有兒和女 死後難替你的身 人生就是一場夢

爭名奪利枉用心 纔記兒童貪頑耍 轉眼就是白頭人

堪嘆人心不知足 死到頭來不同心 得了南田想北地

得了白銀想黃金 身騎大馬想坐轎 官封州縣想公卿

一旦無常來取命 撒手空拳見闍君 我勸姑娘當轉念

急早回頭去修行 小姐執迷不醒悟 惟恐後日悔不停

却說小姐聽得地獄有千般苦楚不由人毛骨疎然便

答道你說說來修行到是一件好事我如今就逃出紅

塵愿去修行學道奈無人來指引貧婆道小姐若果真

心學道可拈土為香祝告天地神明待我傳你三皈五

戒小姐聽了滿心歡喜隨即告天

小姐跪在塵埃地 拈土為香祝神明 祝告西天如來佛

紫竹林中觀世音 上告玉皇張大帝 中告虛空一切神

下告閻羅衆夫子 二曹皇帝得知聞 父親都堂名劉鏡

母親誥命張夫人 無兄無弟單生我 取名叫做劉素貞

三歲定與陳公子 知府兒子結為婚 今遇婆婆來勸我

叫我學佛去修行 護法伽藍來鑒察 日月三光作證明

從今發愿修行去 不染紅塵落水坑 一念真誠是本意

並無虛假兩條心 伏望我佛發慈憫 保佑素貞功果成

倘若後來有番音 永墮地獄不轉身

小姐祝告已畢貧婆叫小姐朝西跪下等我傳你三皈

五戒一飯佛寶不墮地獄二皈法寶不墮沉淪三皈僧

寶水結長生一戒不殺生害命二戒不偷盜三戒不邪
淫四戒不酒肉五戒不妄語傳授已畢小姐拜謝天地
神明轉身又拜謝婆婆

貧婆當時來吩咐 叫聲小姐劉素貞 受了三皈和五戒
從今跳出是非門 再休理論人間事 一念真誠禮觀音
行也悟來坐也悟 只悟無字一真經 早晚焚香來答愿
牢拴意馬莫胡行 若然犯了佛皈戒 永墮酆都地獄門

小姐道多蒙師父指教日後功圓行滿得成正果不忘
師父大恩貧婆道小姐不要謝我後面有人來了

哄得小姐回頭望 菩薩起在九霄雲 祥光萬道雲中現
叫聲小姐劉素貞 我今不是別一個 吾是南海觀世音
你若真心來學佛 安你圓覺第一名 若是後來有番意
萬劫沉輪不超生 小姐一見忙跪下 向彌陀佛念幾聲
我本肉眼凡胎女 怎知菩薩下凡塵 菩薩就此歸天去
小姐轉身進房門

却說小姐見菩薩去了天色已晚來到香房心中想道
菩薩今日下凡變化貧婆特來點化於我我想我既修
行要這綾羅緞疋針黹何用他替不得我的生死一切

珠寶貴重之物都不過賞玩一時百年眼滿絲毫難帶
古人云金銀雖滿屋難買無常足急早去修行將身狀
地獄不免閉上房門將這些東西物件一併灼毀等我
好去修行以脫俗網

小姐便把箱開了 取出值錢貴寶珍 綾羅緞疋都取出
衣服等件用火燒 針黹消箱倒在地 燒得烟火霧沉沉
老爺一見慌張了 同着夫人問事因 叫聲姣兒不答應
幾乎嚇壞二雙親 忙忙走進香房內 去看姣兒劉素貞
只見小姐旁邊坐 衣服等物用火焚 便問我兒因何事

今日煩惱何事情 燒了針黹不打緊 我兒有話說分明
父母不曾簡慢你 是何緣故怒生嗔 小姐聽說忙陪笑
爹娘聽我訴元因 休怪孩兒燒針黹 其中一段好真情
孩兒今日心煩惱 花園之中散精神 觀音老母來指點
指點孩兒去修行 今日對天發下愿 持齋唸佛誠了心
領受三皈和五戒 不染紅塵不做親 爹娘快對陳家說
免得臨期費口唇 此事不必多計議 兒是修行學道人
倘得後來成正果 自然報答父母恩 雙親聽得小姐說
不由兩眼淚紛紛 兒去修行不打緊 爹娘年老靠何人

又無三男並四女 單單生下你一人 况與陳公結親事
 不久就要接進門 此事如何對他說 我兒活活害殺人
 世間那有甚麼佛 誰見南海觀世音 佛即心來心即佛
 好心何用念經文 生前不作虧心事 死後怕甚地獄門
 陰比陽來同一理 我兒不必枉用心 一切胡言不要信
 佛在何方可度人 喫齋念佛憑心地 心不好時枉斷董
 我也見了多多少 未見那個得長生

劉爺說道我兒你不要錯了王意你看見佛在那裏小
 姐道人生百年不免一死縱有萬貫家財買不無家不

劉滿堂兒孫保不得爹娘不死看來總事無益不如
 兒的本意爹娘不必阻擋

小姐便把爹娘叫 養兒爹娘叫一聲 一失人身萬劫苦
 為兒立志要修行 若是父母阻擋我 一刀割死赴幽冥
 二老聽說心悽慘 心肝妙兒叫几聲 不須說此斷頭話
 但憑兒意任兒行

却說劉爺正在與夫人小姐說忽然安童報道老爺外
 面有胡老爺在堂前說請老爺出堂講話劉爺忙到廳
 前相見施禮分賓主坐下茶罷胡爺欠身說道大人面

帶憂容莫非舍親禮物菲薄不妨對小弟說明明日與
大人補上來就是劉爺道不是禮物少只因小女昨朔
日花園遊玩說有甚麼觀音菩薩下凡指點他修甚麼
行受了甚麼三皈五戒不愿結親情愿修行將那衣服
針線一齊放火燒了我纔在房中勸他他就要尋短路
胡爺聽了半晌似信不信如何達便

胡爺聽了將言說 便怪都堂劉大人 在朝執掌朝綱事
律例上面怎麼說 當日兩家同愛上 方纔請我做媒人

擇定良辰來迎娶 反說修行去騙親 陳家若去上一本

這見如何了得成 知法犯法該何罪 連我媒人訴不

皇上本是一尊佛 最恨教匪惑亂人 大人請勸令小姐
事非兒戲莫看輕 官居都堂職不小 如何這樣亂胡行
令媛本是閨中女 怎麼曉得去修行 想是大人不嚴謹
燒香入廟玩山門 尼姑齋婆將他哄 言三語四動了心
只說修行有好處 妄想長生不老人 大人今年已半百
你在那裡見觀音 分明小姐說那話 大人任在亂胡行
劉爺聽了媒人說 啞口無言不做聲 叫聲年兄你請退
待我再勸女兒身

却說劉爺答道年兄非是小弟不知法律怎奈我女兒無憑白故說出那修行的話來這是他無福借重年兄代我轉達親家叫他另擇吉日恐怕我兒着了邪祟待他好了再來迎娶不然我與他公子另娶一房好親就是借重年兄周旋小弟感恩不淺媒人答道合親家是個執古之人斷斷不肯待我回去探他口氣如何可也胡爺當時來辭別 肚內思量八九分 這是果然難得處叫我如何做得聲 倘若陳家不依九 預先怪我做媒人二家告狀要我在 牽連名兒不好聽 一路走來一路想

到了陳家大府門 正是

話說問中無法向只因迷昧自根源却說陳爺正在家中等候媒公的消息聞得胡爺來到慌忙迎至高廳分賓坐下問道年兄面代憂容莫非小弟禮物不周親家有甚慶言語得罪胡爺道不是得罪我如今有一件異事陳爺道有甚異事胡爺就將小姐修行之事說了一遍如今今親家叫小弟拜上年兄他愿與令公子另娶一門好親事陳爺聽了不由怒髮冲冠望空大罵起來陳爺對空來大罵 罵声大胆姓劉人 咬定牙關睜着眼

大胆老賊了不成 未曾起意想一想 你想想姓陳人
難容官職不如你 皇王也有草鞋親 當日兩家相契合
方把兒女結成親 擇了良辰并吉日 如何今日便了心
豬羊酒禮都備了 下了請帖請了人 如今說出修行話
三歲孩兒不肯聽 丟我面皮真可惱 叫我如何見得人
莫非嫌我官職小 要將女兒別嫁人 莫非閨門不嚴謹
做出醜事恐知情 莫非嫌我兒子醜 我兒才貌頗如人
分明悔騙將親送 甚麼修行不修行 老賊休要錯主意
不首不休不認 知府我不要 足與老賊充公辦

越言越惱越起興 咬碎銀牙不絕聲 嗚叫家人取紙筆
做表進朝面聖君 先告老賊騙親事 後告紅葉做媒人
串同夥黨將親退 還將兒話哄我們 胡爺上前忙陪罪
年兄息怒且停噴 這是劉爺家內事 不于小弟半毫分
不言廳上來吵鬧 驚動書房公子身

却說公子叫安童問道廳上是何人喧嚷安童道是媒
公胡老爺在此不知說此甚麼話老爺此時在堂前發
怒公子聽了慌忙走出來看

公子聽說忙不住 連步走來問原因 恭見媒公與親父

爲何煩惱在高廳

陳翁便把嬌兒叫

劉家老賊起歹心

無故今日將親退

推說女兒要修行

今日媒人對我說

我要把本奏當今

是是非非憑聖斷

大明律上註分明

活拆婚姻該何罪

愛富嫌貧罪不輕

天德聽說回言稟

父親不必怒生嗔

劉家既要修行去

不是違條犯法人

他要退時由他退

爲婚原要兩歡心

父親不必將他告

謹道朝中不好聽

胡爺面上不好看

連累媒人訴不清

若他退了別改嫁

方可朝中把狀論

憑究學問與才貌

恐甚沒有好良因

聽了回言道

我與你好不聰明

老賊今日將親退

明明豈不成人

他若送來成親

萬事不理纔容情

若是悔騙不依允

怎肯饒他半毫分

却說公子聽了回言又稟道父親自古道男子才絲以

定女子黠墨爲婚禹一劉家小姐修行不成那時節再

擇吉日去迎他若再不依允告他未遲免得兩家參商

陳翁聽了想了一會便道也罷權且依你的話快往書房交書

公子急忙來告退

肚內思量八九分

劉家小姐修行去

不知是假還是真

我思人身最難得

一失萬劫人身沉

不如早覓修行路

免得浮生做罪人

撚指光陰做罪人

那比長生不老春 生來死去無休息 張家死去李家生

功名富貴身外物 何曾替得死和生 奔波勞碌多辛苦

無常來到不由人 夫妻恩愛都拋別 兒女恩情兩難分

萬兩黃金拿不去 房園田地歸別人 在生拋賒不肯使

死後何曾帶分文 素貝他是裙釵女 尚知悟道學修行

何似瘋迷不回頭 想到人牙一失萬劫難逃 劉小姐既愿修行

阻他念頭我不如瞞了父母

之岸免致一兩帳 不是好

公子坐在書房內 起筆來寫書文 止寫天德親頓首

拜上小姐劉素貞 共是修行心堅固 不敢阻攔尔善心

你迴光來我返照 你養精來我煉神 二人發愿修行去

同做龍華會上人 且婚文約交與你 交付小姐藏在身

倘若我父來講話 執此文約為定憑

公子將退婚文寫了封好上面書陳天德親筆自思此

約無人帶去想了一會便問安童胡爺還在此麼安童

道還在廳上飲酒公子聽了十分歡喜待我出去街上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尋他將此文約明他帶去豈不好麼不說公子去了日
說胡爺飲酒陳爺勸道年兄竟飲几杯還要借重金言
原成親事決不亡恩

陳爺舉杯來相勸

借重金言勸舍親

若這勸轉婚姻事

不忘年兄大德恩

胡爺當時回言道

年兄息怒且停嘆

依你言詞再去勸

看他怎麼回信音

胡爺當時來辭別

陳爺起身送出門

胡爺路上來思想

此事真正難壞人

一家又要修行去

一家不丟這門親

若這有些好和歹

連累人不好聽

一路思來一路想

遇着公子姓陳人

却說公子叫蕭胡老先生學生等候多時胡爺道有何

見蕭天德道我寫有退婚文約交付劉家小姐無人所
托願先生帶去交與劉小姐等他得個把柄好去修行
言畢將文約交與胡爺接書在手喜從天降叫道陳公
子你放小姐修行你的陰德大如天地你就是大慈悲
了公子答道不敢借重金言與我拜上劉家二老并拜
上小姐叫他堅心修行再無阻撓說罷分別去了且說
胡爺來到劉家劉爺迎至廳上問道陳家之事如何胡
爺就把陳家要具本面聖得陳公子再三勸解今陳公

子寫下退婚文約在此劉爺聽了十分歡喜接書在手
稱贊道陳公子將來功德無量即叫小姐出來將書交
與小姐小姐見書十分歡喜當時拆開來看只見

上寫着陳天德親筆頓首 多拜上劉小姐你聽知聞
想當初盤古王初分天地 有陰陽有男女配合爲婚
有人倫有世界夫妻父子 父傳子子傳孫續續而行
有我父與你父兩心相愛 將你我三歲時聘定爲婚
到今日擇良辰要來迎娶 媒人說你有意要去修行
我父母聽得說十分惱怒 是愚兄勸雙親暫息雷霆

我今日寫退約交付於你

叫小姐劉姊妹放心修行

你若是有真心迴光返照

我天德從今後拜佛看經

你若是有實意除葷斷酒

我天德也情愿戒殺放生

你若是受了那三皈五戒

我天德也要念無字真經

你若是私改嫁定遭天譴

我若是私娶妻永墮獄門

你明心我見性同修善果

你看經我念佛苦辦前程

鎖心猿拴意馬不可大意

我功圓你果滿不老長生

陳天德寫退書真心實意

多拜上劉小姐謹記在心

小姐看了滿心歡喜說道天德仁兄今日退了我勝造

千重寶璫忙排香案拜謝天地神明轉身又拜父母走
入香房終日參禪打坐不提且說劉爺排酒款待胡爺
說道今蒙陳公子退了婚姻清吉無事年冗務要寬飲
一杯胡爺道酒已過多遂起身告辭而去

不說媒人回家去 且表劉爺與夫人 坐在廳前雙流淚
思前想後泪紛紛 平平白白家內坐 忽然說起要修行
到等父母來受氣 天大禍事不非輕 不是天德來退了
叫我二老怎施行 若是修行有好處 不枉我兜一片心
倘若不得成正果 笑壞街坊多少人 不言劉爺家內事

把話分開別有因

却說陳爺自送媒人去後並無一個音信等了二日氣
得火于丈大罵劉胡兩個老賊分明串通夥黨掩騙這
門親事叫我怎麼饒得他過喚安童取紙筆過來

陳爺拍案高声罵 大胆老賊太欺心 當初情愿結親事
今日如何要退婚 爲甚夥黨同設計 悞我孩兒一世春
你嫌官小不該放 我豈強押你爲婚 棄舊迎新是小輩
虧你朝中做大臣 你做高官小視我 爲親那論富和貧
生米既已成熟飯 你今錯認死盤心 我今若要饒了你

誓不爲官不姓陳 陳爺大罵如雷吼 驚動香房公子身
聽得父親發了氣 這事如何好施行 倘若具本朝中去
炒得兩家不安寧 不如此時將父勸 我也情愿去修行
將我父親稟明白 免得與訟做惡人 說罷公子將身起
跪在書房裡面存 四書文章我不讀 從今拜別孔聖人
起來走出香房外 來到堂前見父親

天德問道父親今日爲何發怒陳爺道我兒不想劉胡
兩個老賊果然要騙你的親事那媒人去了三日全不
見一個音信我要具本參他兩人公子稟道父母不必

動氣如小姐愿心修行原是一件好事不必阻他孩兒

今日也立意要去修行兒有十字文一篇爹娘請聽

陳天德在廳前雙膝跪下 叫爹娘你在上聽訴元因
爲生死去修行拜別父母 拋父母離家園要覓長生
想人生在世間如蜂釀蜜 人之初性本善那個明心
每日間喫酒肉殺生害命 想輪迴難轉劫怎得超生
到不如早回頭同修善果 做一個大丈夫跳出紅塵
若娶妻掛住脚難捨恩愛 陷人坑墮落去悞了一生
看世人睡着眼都是好漢 或爭名或奪利怎肯讓人

顯文才逞武藝要求官做
得人服夾人脚都有屈害
有一千想一萬十分打算
有父母要使用分文不與
一碗飯如金貴人少得喫
在人前假公道疎財仗義
在人前說好話心黑口白
有一日無嘗到性命難保
那時節有金銀難買生死
得宰相思王侯心不滿盈
擬軍流問斬絞豈無冤情
放銀錢利上利刻薄居心
有弟兄相借換萬萬不能
一文錢如性命割肉還疼
背地裡使乖巧他做好人
背地裡使暗箭佛口蛇心
一口氣斷咽喉要見閻君

那時節有金銀難買生死

那時節有高言也世間真

那時節有妻妾無計畱你
想人生在世間都是無益
到陰司論善惡不論下賤
文簿上善與惡一一記註
那怕你伶俐漢花言巧話
學鏡裏高照定誰能強辨
投牛胎入馬腹改頭換面
到如今我只怕生死二字
烏退婚交媒人是我親筆

那時節有兒女難替死生
大限來難躲閃兩脚常伸
人真府分功過不分富貧
只等你到的時斯對分明
一見了戰戰兢兢有口難分
笑闔君來拷打痛苦傷情
生不知死不覺做鬼無明
把親事退了他我好修行
此特來稟父母拜別起程

十二圖覽
三
一不愛有家園勞碌父母
二不愛有妻子羊入虎羣
三不愛喫酒肉迷真亂性
四不愛逞富貴壓賤欺貧
五不愛交六親殺生害命
六不愛爭閑氣惹是招非
七不愛穿綾羅騎鞍抑馬
八不愛貪財帛利己損人
九不愛做買賣瞞心昧己
十不愛逞英雄賣弄才能
想生死這場事人皆難免
貪富貴戀功名錯過光陰
趁今朝兇年少元陽未散
手脚輕無拖累跳出火院
焚父母發慈悲放我早去
倘後來有好處報答雙親

公子說罷陳翁氣得火高千丈罵道不成才的畜生你

讀聖賢之書當知孔聖之理自古以來那見喫齋念佛
的誰個得道成仙都不過是衣食不足之徒借奉佛爲
名苟圖衣食而已所以四書上面講了千言萬語並不
曾道及一個佛字孔子云敬鬼神而遠之又云非其鬼
而祭之誥也孟子亦云息邪說拒諛行又云楊墨之道
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可見聖賢明教人遠絕不爲所惑
之意今你既讀孔聖之書不思致君澤民要去修行訪
道豈不與聖賢之言大相反了公子稟道兇亦曾聞聖
人云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又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孟子云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祀上帝爹娘在上
聽兜道來

天德便把爹娘叫 養兒爹娘叫一声 不是爲兒說邪話
古聖先賢也修行 祖師得道爲真武 七曲文昌作帝君
唐僧取經成正果 目連救母得超昇 莊王公主妙善女
做了南海觀世音 兜雖不敢妄作佛 返本還原修後程
不修今世修來世 辛苦勤勞兜甘心 爲兒立誓修行去
父母不必阻兒身

公子說罷陳爺叫道我兒爲父長到五六十歲賢愚好

歹不知見了許多豈不知道出家修行之事都是虛假

無益我兒不要執迷以兒爲父傷心

陳爺吊下傷心淚 叫聲我兒聽元因 你去修行不打緊

爺娘年老靠何人 又無三男并四女 誰做跟前趕後人

四時早晚誰來問 飢寒冷熱誰個憐 倘有傷風和咳嗽

誰做煎湯送藥人 百年死去誰料理 誰做披麻帶孝人

誰在靈前來看守 誰到山中拜掃墳 陳爺說了這番話

旁邊急壞老安人 大叫一声倒在地 牙關緊閉嘴唇青

公子向前忙扶起 叫聲娘親大放聲 這是爲兒大不孝

活活氣死我娘親 夫人長嘆一口氣 叫声我兒刀割心

十月懷胎娘辛苦 三年乳哺母勞心 移乾就濕養大你

望做燒錢化紙人 誰知我兒心腸狠 就要離爺別母親

我兒若是修行去 為娘也死見闔君 公子聽說回言答

爹娘只管放寬心 家中有了錢和米 自有燒錢化紙人

兒縱修行去不遠 時常來看二雙親 倘遇父母百年日

兒是披麻執杖人 靈前我日來看守 送老歸山盡子情

爹買祭田交族內 托他年中拜掃墳 我把父母安葬後

訪仙問道給安心 陳爺聽說雙流淚 心肝我兒叫几声

修行你今定要去 可惜黃金與銀文 可惜高樓并大屋

可惜綉緞與紗綾 家童使女誰來管 庄村田地付何人

受祿為官為那個 誰知你要去修行 受祿為官為那個

公子在上面稟道父母那金銀田地綾羅緞疋高樓大

厦家童使女都不是為兒所用的依兒看來均是冤孽

累贅聽兒道來

天德便把爹娘叫 聽兒從頭說元因 千年田地八百主

張家賣與李家人 牛馬猪羊皆畜類 一轉輪迴都是人

骨肉恩愛都是假 走馬欄杆悞了人 風花雪月有甚好

兒女恩情冤孽深 爲官作宦都有罪 間腔打腿害良民
小使家人都是禍 荷主名頭欺壓人 恩愛夫妻不長久
不過眼前人哄人 生男畜女終何用 那個報了父母恩
惟有修行超父母 目連救母上天庭 父母休要將兒阻
日後自來報深恩

陳爺見了公子修行之意已定阻攔不住扯着公子之
手放声大哭叫道姪兒 怎捨得你去修行兒是我身上
落下來的肉打了罵了 轉時又好若是外人皮肉怎能
相生你若去了我老也只在哭死公子稟道孩兒修行
是件美事父母不必啼哭仙佛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
心不堅孩兒之意已決爹娘且自耐煩孩兒就此拜別
陳爺叫声我兒既然要去等我請諸親六眷前會你一
面生離死別何必在此一時說罷放声大哭

陳爺吩咐人兩個 去請六眷與諸親 鄰里街坊齊來到
都來相勸公子身 富貴榮華你不享 甘心淡薄要修行
世間那有甚麼佛 那見佛來度凡人 家人使女都跪下
一齊來留公子身 相公若是修行去 老爺夫人靠何人
我們奴婢扶那個 相公怎忍這良心 公子搖頭只不應

翻身跳出府大門 陳爺趕上來扯住 我兜要往那裡行
要死同你一處死 叫我怎忍兩離分 公子一時慌張了
阿彌陀佛口內稱 免強分開爹娘手 各自抽頭兩路分
却說公子免強拆開爹娘的手大踏步走了陳爺夫
人哭倒在地一時昏死眾人扶住一頓飯久方才醒來
又放声大哭道

陳爺哭得如酒醉 衆親開言勸一聲 老爺夫人不必哭
公子不久定回程 姣女慣養難行路 不知東西南北行
修行又無人接引 他往何處去安身 不過數日就回轉

自然到家養二親 說的說好又說歹 曹湯煖腸熱心

不言陳爺夫婦事 再表公子在路行 走出長安城一座
口中只念觀世音 修行不管那條路 念佛不問何處行
一心向前無退悔 感動南海觀世音

却說觀音菩薩在雲端見陳公子一路念佛畧無反悔
嘆道吾前日只化天德之妻劉素貞修行誰知天德也
發了善念自古道人善念天必從之待我變個美女
試他一番若見色不迷就此傳他三皈五戒豈不是好
菩薩當時來變化 變作美女試凡人 花冠變作珠冠樣

翠紗變作綠羅裙

錫杖變作金簪子

柳條變作一汗巾

內穿水色銀紅襖

外套錦緞大元青

玉環牙扣金絲紐

插金袖頭^點色新

滿頭珠翠宮粧樣

團花蘇扇洒赤金

扇頭吊着珊瑚墜

紅綾汗巾手中存

香珠一串胸前掛

都如蘭麝一般馨

娥眉兩彎如新月

二目黑白甚分明

一頭青絲黑如漆

桃腮臉上正含春

一口銀牙如白玉

櫻桃小口可愛人

鳳頭金蓮三寸小

十指尖尖動人心

行如柳條風擺動

直個^說音下凡塵

全無顛狂小家樣

大方舉止不同人

走路雍容無俗態

說話溫柔不高聲

風流絕色人間少

走通天下沒處尋

小小梅香人兩個

善才奴女一雙人

菩薩變化多停當

只等修行訪道生

公子舉步來得快

忽然觀見女佳人

却說公子正好行路

路天德想道男女別途不免走過別條路去便了

忽然撞見一個少年女子當住去

路天德想道男女別途不免走過別條路去便了

天德將身來躲過

阿彌陀佛念几声

急急退尋別路走

菩薩又來擋住身

三回四次偷眼看

故意站立不前行

未曾開口先陪笑

便把相公尊一声

公子要往那裡走

荒山野箐獨自行

何不在此來坐坐

相歇一時再行程

十二回覽
二五九
佳人問來又問去 公子只是不應聲

却說公子躲他不過背地嘆道我欲修行只望出門撞
着一個高僧道士指引我一條修行去路誰知撞着這
個冤孽美人道相公你說些甚麼你道眉來眼去偷看
於我反罵我是冤孽我也不怪你你有甚心事對我說
了可許過去天德道我乃是修行之人見了娘子我便
躲了只是你要擋住問來問去請娘子閃開了讓我過
去那美人聽了笑道相公你這樣青春年少志去修行
其中定有緣故相公不要羞了主意只恐後悔不及

佳人便把相公叫 你今年少正青春 奴今見了難割捨

風流儒雅最愛人 舉止端嚴多聰俊 言語溫柔特斯文

看你真是讀書客 不比庸流俗子們 非是奴家攔住你

不忍捨你去修行 此處並無人來往 天知地知我兩人

不如與奴爲夫婦 天長地久百年春 你青春來我年少

郎才女貌正相應 風花雪月人難得 黃金難買少年春

你無家來我無室 配合鴛鴦共枕人 未知公子肯不肯

莫負奴家一片心 可惜堂堂年少客 是誰哄你去修行

相公若不聽奴勸 空來世上走一巡 非是奴家不知恥

終身大事不由人 萬不得已說實話 相公切莫負奴心
公子連坐答道我乃修行之人斷斷不汝你成親你不
要歪纏讓我過去美人笑道相公不成親也不強你且
說你姓甚名誰家住那裏天德無奈只得說來

天德即便將言說 鄉貫任止說你聽 家住大國長安府
長安城內有家門 我父姓陳爲太守 母親李氏老安人
生我名叫陳天德 聘定小姐劉素貞 擇就良辰要婚娶
觀音大士下凡塵 點化小姐修行去 我也發願要修行
娘子放我修行去 千重寶塔點紅燈

公子說了那美人便言細語故意問道相公修行有甚

麼好處不要去罷聽奴道來

佳人又乃將言說 相公你且聽元因 你家住在長安地
奴也住在長安城 父親當朝爲宰相 母親誥命老夫人
又無三男并四女 單生奴家一個人 今年方交十六歲
曾許狀元姓張人 未曾過門夫早死 丟下奴家守孤衾
不幸父母相繼死 萬貫家財我領承 我是單身你獨自
結爲夫婦天湊成 也有高樓并大廈 也有小使與家人
也有金銀和綢緞 也有田地與庄村 描龍繡鳳我都會

吹彈歌舞件件精 相公休要拋別我 愿做鋪床蓋被入

若是相公不從順 即時撞死地埃塵 公子聽了這些話

阿彌陀佛念几声 娘子休要墮落我 說到年來事不成

若再歪纏來阻擋 我即撞死赴幽冥 各人生死各人了

管你成親不成親 菩薩聽了心暗喜 口中稱念好佛根

菩薩一聽口稱善哉善哉莫非他是佛門有緣之子待

我再試一試問道相公既要真心修行我也不阻擋你

我有几件故事問你你若猜得破放你過去倘猜不破

就與我成親公子微道請娘子道來

美人便把相公嘲 聽我從頭說元因 修字本從何處起

行字却向那邊生 那個是你無影樹 那個是你本源根

那個是你漕溪水 那個是你一口吞 那樣是你無價寶

那樣是你一掌平 甚麼是你賓中主 甚麼是你主中賓

甚麼是你娘生面 甚麼是你本來人 那個叫做無相國

誰是不生不死人 若還曉得這些話 勝過南海觀世音

天德聽說心歡喜 娘子你且聽元因 若問修從何處起

先將心地見分明 行者原來行正道 久遠真心合大乘

四大部州無影樹 地水火風是本根 喉嚨就是漕溪水

阿彌陀佛一口吞 無字真經無價寶 五蘊皆空一掌平
自性就是娘生面 不生不滅本來人 來的時節賓中主
去的時節主中賓 無影無形無相國 無來無去是主人
我今明說這些話 未知說得真不真

菩薩聽了說道果然不錯你既真心修行我指你一個
去處前面有一光相寺淨室堂中正是修行的所在好
好前去菩薩即時起在空中叫声天德聽我道來

吾今不是別一個 我是南海觀世音 你去修行不退悔
安你圓覺第一名 若是後來有翻悔 萬劫輪迴不超生

天德聽說慌張了 雙膝跪在地埃塵 我是肉眼凡胎子

怎知菩薩來化身 拜罷之時將身起 一心向往學修行
蹙行几步來得快 光相寺在面前存

却說公子來到光相寺中有一老僧出來迎接進去到
了淨室堂禮佛三匝只見寺中有一老僧坐在蒲團上
說道我的功程未週不敢迎接進後堂請坐便了公子
來到後堂果然好個清淨所在心中想到這個老僧莫
非又是個菩薩變化的遂吟詩一首道

菩薩出現降祥光 無字真經滋味長

緊閉六門勤悟道

功圓果滿上天堂

吟詩已畢坐下不提且表劉素貞坐在香房想到紅塵
繞攘世事牽纏須要出家修行方好遂提筆吟詩一首

塵世紛紛俗務多

工夫不進枉蹉跎

不如跳出虎狼穴

任我逍遙上碧珂

小姐吟詩已畢走到廳前雙膝跪下稟道父母在上恕
孩兒之罪我要往外出家修行特來稟過父母劉爺道
我兒你說是真是假小姐道父母跟前怎敢說誑

劉爺聽說這句話

我兒不必亂胡行

觀音原來家家有

何處沒有觀世音

香房奉佛都一樣

何必出家去修行

小姐聽說回言答

家中念佛不清心

三心四相難飛掃

工夫未進半毫分

孩兒情愿出家去

特來稟辭一雙親

劉爺聽說雙流淚

叫声姣兒聽知聞

我今勸你休出去

兒身是個女奴裙

東西南北不知道

叫我如何放得心

穿街過巷多不便

深山野路怎麼行

白日那裡去討飯

晚間那裡去安身

如今之人又好講

說長說短不好聽

爹娘皆老靠何人

如何出外去修行

小姐此時將言稟

爹娘且請放寬心

我是修行人一個

那管前途路不平

穿街過巷隨我走 逢州過縣任我行 修行那論官家女
 放下臉面怕誰人 白日喫化千家飯 晚來投宿古荒城
 若還有些差池處 永墮地獄不翻身 上有佛聖來鑒察
 十憑孩兒一點心 那怕無知刁頑漢 那怕輕狂俗子們
 遵版守戒無差錯 舉頭三尺有神明 真心自天知庇佑
 那怕途中遇強人 他要惡時由他惡 自有靈官作證盟
 劉爺聽了與夫人口中不言雙雙流淚痛斷肝腸小姐
 硬住心腸稟道父母在上孩兒就此告別

劉爺一手來扯住 叫聲我兒劉素貞 你今要往那裡去

你去叫我靠何人 一家大小同着你 同你一齊去修行
 沿門吃化有甚好 笑殺長安城內人 我與孩兒一同去
 看你住在那山門 常時送些柴和米 免得我兒去求人
 小姐揮腕爺娘手 各自抽頭兩下分 不言小姐他去了
 再表堂前二雙親 叫聲女兒刀割胆 哭声素箭攢穿心
 只望着兒來防老 誰知今日兩下分 不怨天來不怨地
 只怨南海觀世音 兒女多的你不化 圓不打家劉素貞
 你化我兒不打緊 叫我夫婦靠何人 親戚六眷都嘆惜
 說好說歹亂紛紛 不言劉爺多淒慘 把話分開別有因

小姐出了長安地 口唸彌陀不絕聲 今朝脫卻紅塵內
急急好處去修行 觀音菩薩親看見 要試他心真不真
菩薩當時來變化 變化少年一書生 年方二八多聰俊
唇紅齒白好郎君 頭上方巾雙飄帶 身穿朱色海螺青
腰繫絲條雙環扣 淨襪涼鞋足下蹬 手拿白銀扇一柄
袖籠碧紗一汗巾 飄然猶如神童子 俊俏風流可愛人
舉止雅致又端正 後帶書童一個人 揸擺上前深作揖
叫声姑娘怨小生 因何獨自一人走 千里奇緣遇美人
伏望姑娘懷憫我 聽我小生說真情 家父朝中爲宰相

老母誥命是皇親 小生姓胡名文正 我是皇王親外甥
連中三元爲第一 當今才子畧有名 今年方交十六歲
父母單生我一人 只因小生立下愿 要選絕色女佳人
又要小生親眼見 兩心相愛方爲婚 因此親事來擔閣
未有門當戶對人 感蒙菩薩來托夢 叫我來會劉素貞
說道因緣前生定 他今是有緣人 果見姑娘如花樣
遂了小生這愿心 多蒙菩薩來指引 共結絲羅百年春
姑娘若到我家去 不愁富貴不愁貧 喫的珍饈並百味
穿的綢緞與紗綾 伏侍安童騎駿馬 使叫梅香耳墜金

水閣涼亭隨心愛 煖閣紅爐件件新 熱時有人搦涼扇
冷來有人煖衣衾 村庄田地百十處 行典舖當記不清
不是小生誇大口 要算天下第一人 姑娘若肯依從我
小生決不負你心 聽得小姐羞又惱 喝罵狂生欺負人
調戲良民該何罪 方割千刀寸遂心 我是修行人一個
怎敢糊言墮落人 好好讓路等我去 萬事甘休不理論
若是再來歪纏我 即時撞死赴幽冥 書生見說忙陪笑
姑娘不必怒生嗔 爲婚原要情和意 不允之時怎敢行
小生不敢來攔阻 姑娘請便心自行 說罷將身退几步

小姐忙忙走如雲

却說菩薩見素貞去了 連稱善哉善哉 我再往前途變
作個草寇 試他一試 劉小姐正行之間 忽聽得大吼一
聲 猶如半天打個霹靂 一般把小姐嚇了一跳 抬頭一
看 只見一個人王口似盆牙如利劍 渾身上下黑如鍋
底 手持一把大刀 擋住去路 小姐嚇得魂不付體 雙跪
下口稱大王 饒命 那大王高聲罵道 你這個丫頭 好大
胆子 背天逃走 我看你也還生得美貌 正好與我做個
壓寨夫人 快上山去 合我成親 如若不然 一刀兩段

小姐跪在塵埃地 大王爺爺聽元因 我今不是私逃走
我是修行訪道人 伏望大饒我的命 三皈五戒在其身
寧可輕身刀下死 不做佛門犯法人 大王聽得高声罵
驢婢連連罵几声 你把鬼話來哄我 年紀小小修甚行
好好成親饒你命 不然丟下買路銀 若是金銀都沒得
叫你殘生活不成 小姐聽說忙哀告 大王爺爺發慈心
我是修行人一個 那有金銀買路行 若得大王饒了我
替唸彌陀千萬聲 但願大王增福壽 子子孫孫坐龍廳

大王說道：頭你這些花言巧語我總不奈煩聽你你

成親不肯金銀又不送 難道叫我曰放你過去不成你
若是同我去成親吃的珍饈百味穿的綾羅緞疋到還
快樂如若不肯你伸頭過來吃我一刀休要饒舌小姐
想到與他成親玷辱佛門不若死的爲高遂伸頭受死
全無惧色那大王問道你果是真心修行的不要哄我
小姐道佛神在上焉敢說說大王道你既真心我指引
你一個去處前面有一座光相寺淨室堂正是修行之
所去罷小姐聽了急忙拜謝饒命之恩指引之德大王
道不要謝我後面有人來了

哄得小姐回頭却 菩薩起在九霄雲
叫声素貞劉小姐
我是南海觀世音 見你路上難行走
特來引你入山門
誠心修道成正果 安你圓覺第二名
小姐聽說忙下拜
阿彌陀佛口內稱 觀音大士臨凡世
肉眼凡胎那知音
拜謝菩薩不見了 青山綠水面前存

小姐此時得蒙指引直往光相寺進發不几日即到寺
首見一老僧說道善人請進小姐祭了佛神走進後堂
公子起身迎接至淨室堂中禮畢坐下公子舉手問道
善人仙鄉何所姓氏為誰小姐答道我乃長安城內父

親官居都堂名叫劉錦母氏張我自幼許定本城陳相
府的公子為婚今已近嫁娶不意在花園偶遇觀音大
士指示修行因而如此公子問道那陳公子就肯送你
修行小姐道他寫合退婚文約送我他說他也要修行
公子道那婚書可曾記得否試念我聽小姐便將退婚
文約從頭至尾念了一遍公子聽了滿心歡喜說道我
就是天德亦蒙菩薩指引先來在此說罷男歸左女歸
右各自修行不匙却說觀音大士在雲端內四顧天下
嘆道欲度圓覺七十一名緣化了兩人待我看四大部洲

十二圓覺
三六
那個有緣我再去化他來修行主意已定不知菩薩何方去化且見二卷分明

却說觀音大士站在雲端看來看去看到洪州城眾生
作業不休十惡忤逆迷失本性待我變個山僧下凡化
他一番多少是好

菩薩變作一山僧	去到洪州化賢人	手敲木魚口唸佛
挑着蒲團街上行	通邑老人聽我說	富貴之家聽元因
捨我僧鞋並僧帽	勝供南海觀世音	捨我僧衣和僧襪
勝與佛爺裝了金	捨我青錢並白米	便是靈山會上人
東西南北都喊遍	並無一人應一聲	個個都把和尚罵
沒志禿頭罵凡音	在家懶惰不發憤	痴心削髮假修行

或是爲非犯下罪 或是醉酒打壞人 父母兒女全不顧
借看佛門去逃生 山門私積錢和米 依舊還俗伴妻身
這般禿頭真可恨 說起心中火一盆 那有銀錢來捨你
惡討善吃是你們 化得銀錢去嫖賭 肯地瞞人吃酒葷
長衣大袖來搖擺 吃現用現不操心 有錢施主進了廟
躬身屈節笑臉迎 無錢施主你不採 全然不動半毫分
世間最惡是和尙 又禿又毒果是真 明日你再來喊叫
叫你一命喪殘生 菩薩當時來嘆惜 洪州城內惡氣生

却說菩薩喊了三日三夜莫有一個善人來那一日正

在喊叫只見街上衆人一齊罵道這個禿頭正不瞞眼
不瞎天天在此叫喚我們洪州城內最恨的是和尙他
還要來吵鬧後來趕我出城吾神無余只得出城嘆道
衆生迷失本性可憐可憫我不免再變個貧婆走入城
中化他一番且不是好

菩薩變作貧婆樣	再化洪州城內人	勸道人生有甚好
修陰積德勝黃金	積下金銀多不保	積下陰德永長生
富貴施捨行方便	定然加福壽近增	貧賤積德行方便
一文勝他几千文	讀書施捨行方便	後來金榜有題名

耕田施捨行方便 白屋定然出公卿 手藝施捨行方便
善名傳播九州人 生意施捨行方便 用了一文賺萬文
屠行若肯行方便 即時休殺衆牲們 漁戶若肯行方便
燒了羅網與罾會 公門若肯行方便 陰功積下與兒孫
寸絲寸線皆因果 一升一合是齊生 可憐見我貧婆苦
何不施些與苦人

却言衆人聽下 罵道你是不跛眼不瞎做些針黹賣
可度日爲何來 店門喫化玷辱祖宗可恥可恥

菩薩又乃將言說

那位聽我說元因

人生那有千年任

何苦奔波枉勞神

勸君

無憂無慮不操心

多錢多米終何用

求名求利也無益

一日無常大限到

都是空手見閻君

有人識得其中意

便是長生自在人

却說街上人听了說道據你講來你有口說別人無口
說自己你逍遙自在就不該來沿門討飯自取羞辱了
况你消勞神那個該勞神做起你來討都是胡言亂語
欺哄別人衆後生們與我打出城去菩薩出城嘆道如
此執迷怎能得歸善果話猶未了只見一個丫鬚挑水
而來菩薩恐他有緣走上前叫声大姐我口渴得緊送

我一口水改湯了裏答道你好不知事務你要解渴何
不去井邊喫些我費力挑上來的念肯與你吃麼菩薩
道是緣分道有緣無緣與你何干說罷去了

菩薩

造觀看街看得清街停有個傅員外

徐氏伍氏

夫妻三人不向善

迷却本性不回心

徐氏伍氏人兩個

終朝作惡吃酒葷

菩薩雲端來嘆惜

要到他家化一巡

我把天真化不轉

不做南海觀世音

却說傅員外坐在廳前叫聲安童今日是我的壽期恐
有討飯的前來與我將那打掃的棍子掛在大門上面

若有化齋人報式知道來一個打一個免得吵鬧此時

菩薩正變作貧婆來到傅家門首叫到門上大哥煩你
通報員外我特來府上化齋吃的安童道化齋你向我
家員外化齋你可算了命來不曾你看一看這些都是
宰猪羊的屠夫你來化齋好似瓦礫撞石頭連命也不
要了菩薩道你家員外怎就這等狠心安童道我家員
外恰似轉輪大王出世一般打死的也不只一個貧婆
道我却不信安童道你不肯信是你的氣數到了不干
我事等我替你通報安童進去一會出來說道員外聞

你要化長齋短齋你肯進去麼貧婆唸声阿彌陀佛我
乃討飯之人隨便施捨也罷問甚麼長齋短齋安童道
隨着我來

貧婆隨着安童走 一直來見員外身 兩個安童微笑
微微冷笑二三声 天有大路你不走 地無門戶你偏行
婆子假推不聽見 歡歡喜喜到高廳
貧婆見了員外稟道不敢與長者見禮員外道我不
你來尋我叫左右與我拿棍子過來

員外吩咐猶未了 安童與棒下無情 菩薩笑把長者叫

我是南海觀世音 你今打了我一下 扯你衣服十年春
員外聽了心大怒 喝声貧婆不堪聞 你的話犯天樣大
痛口天誣誣誰人

却說員外大怒叫安童與我打這老吃婆看他怎的衆
童舉棍就打只見婆子用手一指把員外頭上打了一
下昏迷在地家人忙丟了棍子扶起員外甦醒轉來罵
道無用狗才叫你打老吃婆反打起我來了快把那吃
婆拖下堦去好好打他家人依言將婆子拖下舉棍又
打婆子又用手一指依然將員外打昏在地醒轉來又

罵道叫你這些狗才打那吃婆偏要來打我是何緣故
家人稟道小人原是打他不知怎麼打着員外員外又
道都是你們無用站開待我親自來打員外舉棍方才
要打又說道你這乞婆我且問你是何緣故姓甚名誰
貧婆又乃將言說道鄉員在止說你聽道

洪荒初開先有我 南海岸上我爲尊 我家住在極樂國

大雄寶殿有家門 如來是我親師父 文殊普賢姊妹們

羅漢揭諦服侍我 韋馱就是護法人 四大金剛護持我

佛法是我手下人 諸佛是我眞好友 再不妄言哄你身

員外若還信得過 急急回頭去修行 你若執迷全不信

只怕難逃地獄門

却說員外罵道你這乞婆現成這般樣子還要講那墮
落的話來菩薩道我到不墮落只怕你墮落因此特來
勸你回頭是彼岸起眼卽家鄉了員外聽了怒道一味
胡說快將棍子與我等我打死這乞婆免得在此饒舌
員外拿起無情棍 做個無常取命人 照頭一棒打下去
朵朵蓮花護金身 大慈大悲親出現 叫聲長者傳天眞
莫要將棍來打我 我是南海觀世音 你若回頭修善果

安你圓覺第三名 你若執迷不向善 等時叫你受苦辛

駕起南方丙丁火 燒你打神罵佛人 天真一見蛇跪下

叫声佛母發慈心 早知菩薩亦下降 頭頂真香把禮迎

今日之罪萬該死 肉眼凡夫認不真 伏望慈悲開大赦

情愿學佛去修行 若是後來自翻悔 永墮獄門萬萬春

菩薩道你既愿皈依佛門 西下跪得我傳你三皈五

戒真依言跪下受了皈依

員外自悔不已說道 是我當初不用心 每日紅塵來打攪

迷却本性不同心 不是菩薩來點化 險些丟却這人身

再不貪心求富貴 今朝改過苦修行 烏紗帽子都燒了

紫袍金帶用火焚 素珠一出胸前掛 粗衣布服穿在身

声声只把彌陀唸 時時看着無字經 大小事務都不管

一心只要去修行

却說員外一心向善要出家修行 衆家人一齊跪下問

道員外如何這樣打辦要往何處去 員外道自今以後

你們也不要叫我做甚麼 員外我今是個善人了 蒙菩

薩點化我要出家修行 往外訪道去了 我打發你們各

自回家做個好人去罷眾家人道老員外打發小人們
 山去無處投靠還求員外收留奴婢不敢背主就是員
 外答道我今不是世你們我當日迷了本性收養你們
 在此造了許多罪孽如今悔之晚矣此時我發愿修行
 你們可抬天平來各分幾百銀子去做本錢不要懼我
 員外便把家人叫 我今放你各回程 你我同居數十載
 多有打罵你們身 每人送你銀五百 各人拿去做營生
 平買平賣休刻薄 安分守己做好人 父母在堂多孝敬

和陸柳鄰與六親 事到頭來要氣 凡事退步讓三分

為入小心勤儉好 皇天不負好心人 你們若念主僕意
 將我言詞記在心 眾人聽說忙跪下 人人啼哭好傷情
 想起主恩如山重 相待如同父子側 今日老爺修行去
 那個敢忘祖公恩 說罷眾人齊拜謝 哭哭啼啼轉回程
 不說員外放眾去 且說後堂二夫人
 二位夫人在內堂說道一連三日三夜員外不見進來
 必有緣故我二人且到廳前看是何如
 二位夫人前面走 後跟了頭使女們 一同來到高廳上
 見了員外着一敬 身穿大領粗布服 一串素珠手中存

滿臉慈悲多和氣 口念彌陀不住聲 二位夫人將言問
這般打扮為何因 員外當時將言答 兩個夫人聽元因
昨日菩薩來出現 指引叫我去修行 領受三皈和五戒
立下大誓海濠深 家人小子放回去 紫袍金帶用火焚
肅心立意修行去 紅塵不染半毫分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限來時不由人 二位夫人同修去 不要誤了你終身
二位夫人回言答 員外修行是假真 你有真心來向善
天堂有路大齊登 我本是你親妻子 有福門享福同分
你既回光來返照 我也拜佛去看經 大家立誓修善果

同做龍華會上人

且說員外聽了一位夫人言語滿心歡喜說道你們肯
發心修行是你們的好處但要真心實意朝天跪下對
天發誓待我傳你們三皈五戒方知修行之路
二位夫人忙不住 雙雙跪在地埃塵 對天發下洪誓願
祝告虛空過往神 三界神明都鑒察 日月三光作證盟
我佛慈悲多感應 紫竹林中觀世音 弟子二人同發願
只因生死要修行 若有一意來差錯 永墮酆都地獄門
却說二位夫人祝告已畢員外傳他皈戒二位夫人謝

了佛祖菩薩又拜了員外回至後室商議說道我們既
是修行還要這了鬟使女用否不如打發他去罷

二位夫人來商議 大衆了鬟你們聽 今日我家修行去

你等各自轉家門 每人送你銀百兩 各自發奮去爲人

或招或嫁隨你們 再不管你半毫分 平時打罵你們苦

不要懷恨記在心 一衆了頭忙跪下 哀哀哭哭人放聲

問声夫人何處去 奴婢怎忍兩離分 多蒙主母將恩待

不要身價反送銀 惟愿佛祖多靈驗 二位主母得上升

說罷拜別各回去 二位夫人送出門 送了衆人同程轉

商議尋個好安身 離了此處到別處 方纔跳出這火坑

二人後面商量定 一同移步到前廳 告辭夫君老員外

拜別便要早抽身 員外只聽回言答 二位夫人仔細聽

你要出家修行去 莫做佛門犯法人 護法韋馱來鑒察

墮落輪迴不超昇 二位夫人回言稟 上有佛祖作證盟

再不開齋和破戒 員外只管放寬心

且說徐氏伍氏辭了夫君出到洪州城外走不上數里

撞見一個道人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頭戴方巾身

穿道袍腰繫雙絲銀帶脚踏鐵邊涼鞋手拿魚鼓簡板

口唱清音道情真是青年美貌迥出不常二夫人想想
 道我們才出門就撞着這個仙長真正遇巧不免拜他
 為師求他指引個修行所在遂上前跪下那道人好似
 瘋邪一般說了又唱唱了又說哭了又笑二夫人稟道
 弟子虔心要仙收我為徒那道人輪睛一望哈哈笑道
 好笑好笑真好笑 笑你裙釵兩個人 可憐你是女流輩
 不知世事半毫分 人人說我瘋道士 尔等如今錯認人
 我今若要收留你 自古男女授不親 男女同行大不便
 被人議論不好聽 我有一言奉告們 不知二位言何論

你青春來我年少 做為夫婦三個人

却說那道人曰我看你二位年紀不多大那像個修行
 之人我住的寺院離此不遠不如同我結為夫婦同心
 合意我教你們看些經強如修行一般况我家清淨并
 無人到我又曾遇仙人傳授善能點石成金隨你想甚
 麼奇珍異寶鳳鸞龍用立時要立時就有你若不信待
 我試試你看那道人將路旁一塊石頭用手一指即變
 成一塊金子那徐伍二夫人那裡有心看他便開言罵
 道你這道士好沒道理我乃修行之人只望拜你為師

指引我們一個去處你因何說出這沒廉耻的話來

二位夫人將言罵 大胆妖道敢胡行 假粧瘋魔說邪話

誦戲良女罪非輕 將你送到洪州府 萬剮千刀方遂心

二位夫大怒撿起一塊石頭照道人頭上打來那道人
脚踏祥光起在空中現出菩薩金身二位夫人見了方

知那道人是觀音大士變化度我我們亂罵真是罪該
萬死雙雙跪下不住的磕頭謝罪

菩薩雲端高聲叫 叫聲夫人听元因 我是南海觀音母

特來試試你們心 見你心堅意又實 安你圓覺四五名

前面有個光相寺 淨室堂中好安身 若是後來有退悔

萬劫輪迴不起生 二人聽了忙不住 阿彌陀佛口內稱

今蒙菩薩來點化 二人敢不用心勤 拜謝菩薩他去了

急急忙忙往前行 二人行子多時節 光相寺在面前存

且說二人來到光相寺中忝了佛像走進後堂劉小姐

起身迎接問道二位善人家住何方因甚出家二人答

道善人請坐聽我道來

二位夫人將言訴 善人聽我訴元因 家住洪州十字口

丈夫名叫傅天真 家內金銀都廣有 只少香煙後代根

打會罵道不向善 菩薩臨凡勸夫君 二番四覆將夫化
方才回心向空門 二人見夫來向善 一同發願去修行
又蒙菩薩來指引 點化我們到此存

素貞聽了答道我們也是菩薩指引到此二位既到此
間同修善果男左右各自守着清規是也

二位夫人來到此 晝夜專看無字經 不把光陰來虛度
勤儉四相掃三心 只望功成圓滿日 長生不老上天庭

二位夫人到此日夜勤修勤煉有詩爲訂

去去來來無盡期

繼合依舊白雲飛

從今跳出迷人網

脫壳方知是與非

按下夫人不表且說傅員外坐在廳前悶悶消消自嘆我的
家財萬貫田園千頃倉廩三十座高廳七十四間駝馬奴
僕無數家下又無一男半女叫我安放與何人且請觀
音大士在雲端聽見員外嘆惜難捨家財便說道待我
變作金光寺的一個和尚前去把傅家金銀財寶田園
屋舍化來修理金光寺那寺有十個長老後來就是十
菩薩有五百五十個徒弟後來就是五百五十阿羅漢
待我化滿圓覺十二然後去度寺僧方纔法旨

菩薩當時來變化 化作金光寺裡僧 身穿一件破納襖
挑着蒲團到傳門 木魚敲得声声响 驚動員外出來迎
道声師付且請進 高堂坐下問元因 實刹住在何州縣
因為何事到寒門 和尚當時回言答 施主聽我說根元
我今不是別一個 我是普陀一老僧 離你淇州十數里
金光寺裡我山門 佛殿僧房都朽壞 工程浩大募化人
來到淇州開簿寫 乞望長者發慈心
員外聽了說道師付且來得湊巧我的倉庫金銀因屬
屋宇正要施與一個有德行的高僧師付既付修理之

首我并與你去收管我好脫身修行即取紙筆開寫明

白

上寫施主人一個 淇州小善博天真 家財產業來施佈
佈與和尚普陀僧 金光寺裡為常住 永為焚香在山門
若有一念退悔意 自有佛神作證盟
且說員外寫了施白交與和尚收存那長老問道員外
教我几時來取員外說道即日就來取去不要擔悞我
的功課

和尚當時來辭別 肚內思量八九分 待我將身來變化

當時變化數百人

人人都戴如來帽

破納襖披個個身

穿街過巷來得快

齊來到傅家門

見了員外忙施禮

多蒙長者發慈心

今日大眾閑無事

一其來了數百人

倘若長者喜施捨

就叫大眾搬回程

員外分付來下手

房屋折倒地埃塵

當時一陣狂風起

齊吹到九霄雲

一夜修起金光寺

方顯佛法有威靈

修得齊齊并整整

家僧那裡得知音

次早起來齊驚嚇

是何神聖顯威靈

寺前寺後引一望

龍神胸內有吼存

拿來十八眾齊觀看

多蒙菩薩來修造

阿彌陀佛念千声

不表與生齊拜謝

再說員外傅天真

捨了家財心歡喜

收拾往外去修行

菩薩雲中來看見

要試他心真不真

且說傅天真出了洪州城外不數里遠遠望見一個絕

色婦人天真念佛一声道我乃修行人遇着婦女應該

迴避孰知那婦人上前說道官人要往那里去員外道

我要入山修行婦人道不瞞官人說我乃是前回村中

坐的人我丈夫姓王不幸前月得病身死丟下萬貫家

財無人掌管家務奴又是個女流照應不來意欲招一

個有才能的丈夫掌管家務怎奈鄉村之中都是庸夫俗子看不上眼昨日奴家對天禱告保佑奴家今日在路上撞着一個有才能的丈夫今見官人正是天從人願望官人同我回去結為夫婦共享樂榮不知尊意如何

婦人上前忙陪罪 叫声官人聽元音
亡夫曾做大學士 後為兵部侍郎身
只因半途得了病 忽然一命喪殘身
你若肯隨奴家去 不愁富貴不愁貧
金銀滿箱衣滿籠 有緣人遇有緣人
安童使女伏侍勸 也是官人多造化

員外聽了將頭擺 叫声娘子你且聽
我今愿做修行人 財帛豈可動人心
我若私心一點假 永墮酆都地獄門
我請娘子各回去 要想招親萬不能

那婦人說道你既真心修行我亦不敢阻當但要官人把這念佛修行四字破與我聽了方才放你過去

天真即便心歡喜 叫声娘子聽分明
修字原從心上起 行字原來要堅心
念字要在誠意上 佛字還從性根生
我今說破四個字 還是說得真不真
菩薩起在半空雲 叫声長者傳天真
要知吾的名和姓 我是南海觀世音

有個去處光相寺

淨室堂中好修行

員外聽說也跪下

阿彌陀佛口內稱

多蒙菩薩指引我

度我起凡脫火坑

拜罷起身忙忙走

光相寺在面前存

却說傳天真到了寺中陳天德起身迎接又見二位夫

人也來相會各人敘過話各歸禪房觀看無字真經廻

光返照明心見性逍遙快樂不題且說長安城中有一

鄧員外所生一子名喚桂芳娶妻周氏甚是賢淑溫柔

孝敬公姑一日桂芳要往周先生館中讀書收拾行旅

拜別父母妻子分別而去

不表桂芳讀書去

且說

一日坐在高廳上

忽然一身冷汗淋

兩腿酸麻身打禁

頭悶眼花不安寧

茶飯送來不想吃

有精無神悶沉沉

小厮家人忙扶起

倒白牙床不住哼

二連病了三日整

胡言亂語說不真

周氏見了忙不住

急壞賢良女佳人

且說周氏見公姑得病十分沉重想道人說養兒防老

今日病倒床上兒子何能替得急急走到床前問道公

婆病體稍安否想甚麼吃媳婦好去弄

公婆聽得周氏問

媳婦我兒聽原音

想道我的病體重

渾身好似火來焚 茶飯全然吃不得 要活除非二世生
只要我兒生孫子 誰知大限就臨身 我們若是身死後
汝要和順過光陰 又無三男并四女 單單只有你二人
好生照管家內事 使喚家人要寬心 夫有不是聽妻話
妻有不是聽夫君 你們夫妻雙和好 公婆死去也甘心
周氏聽了雙流泪 叫声公姑且慰心 漫漫調理病漸好
不須憂慮不須驚 辭別出房雙流淚 思想病體十分沉
公婆若有好和歹 教我夫妻靠何人 將身走進香房內
設案焚香拜神明 上告玉皇張大帝 下祝虛空一切神

今朝祝告無別事 公病重我擔心 我要剖腹割肝救
救好公婆謝神靈 不住口中來祝告 驚動救苦觀世音

却說觀音大士被周氏孝心感動嘆道善哉善哉這等
媳婦下界少有恐怕他剖腹割肝傷了性命分付護法
韋馱可將救苦經一卷附在周氏身上保他性命

周氏坐在香房內 香湯沐浴洗渾身 換了一身素衣服
只叫南海觀世音 手拿剃頭刀一把 又帶紅綾帕一根
雙手將門來閉上 拿起刀兒下無情 一刀割破疼難忍
來了馱神護其身 降下救苦經一卷 救度孝婦割肝人

一刀割開昏死去 漫漫甦醒又還魂 恍把紫肝割一也
包上紅綾帕一根 暗中佛神來保佑 轉身走進廚房明
急忙煎湯救雙親 雖然疼痛免強行

時觀音大士在雲中嘆道周氏行孝出自真心實實難
得他公婆病症乃是五鬼作祟待我遣他遠去病體自
愈不枉周一點孝心

菩薩站在雲端內 分付六丁六甲神 快遣五鬼他方去
不可作祟害好人 丁甲神將領法旨 遣去五鬼走無門
周氏走進婆婆房內 煎湯端在手巾存 床前雙膝來跪下

低言細語問二親 媳婦煮來湯一碗 公婆請嚙潤潤心
說罷雙手來捧上 公婆接在手中存 活湯一口精神爽
喫肝一片病離身 連肝連湯都吃了 十分病症退九分
公婆忙把媳婦問 喫了登時病脫身

周氏稟道乃是過路的醫生送與我父親的末藥說見
甚病即驗又名熊胆病人吃了登時就好公婆安坐待
媳婦去收拾廚下

周氏當時心歡喜 安頓公婆出房門 便把信香來焚起
四禮八拜謝上神 庭前拜了天和地 又拜祖宗與家神

但願公婆增福壽 老年康健好精神

不說他拜謝神明且說周氏未曾起意割肝見公婆病體沉重便打發安童去趕丈夫回來桂芳得信卽忙收拾拜辭先生回家盼望父母

桂芳收拾回家轉 告辭先生轉回程 一路行來一路想 愁眉不展甚憂心 父母若有長和短 我是忤逆不孝人 兩腳拿來一步走 惱恨脚下不生雲 穿街過巷來得快 到了自家大府門 卽忙走進娘房內 雙膝跪在地埃塵 不在書房攻書史 不知父母病沾身 或輕或重兒不曉

伏望父母說免聽 父母聽得桂芳問 我兒你且莫憂心 二人得病七日整 茶水全然不沾唇 只說不得見兒面 我命一定要歸陰 誰知媳婦行孝道 救活我的命殘生 今日我的病體好 虧了媳婦行孝人 我兒不必來望念 用心攻書讀五經

且說桂芳辭了父母來到妻房問道妻子何在周氏答道我身子不快在此少睡片時桂芳又道好懶人父母有病不去伏侍只管貪睡麼周氏道公婆病這几天我日夜未曾合眼今公婆病退故此畧睡片時望夫休怪

桂芳道多虧你了桂芳出房周氏想道我的刀瘡未好
若被丈夫知道公婆性命恐又難保不免哄他出門几
天還保得公婆几年不枉我一刀之苦遂走道丈夫跟
前稟道昨日青廂巷十朋王相公來請你去他家同衆
友會文于急莫悞今日尚早還可赴會不知意下如何
桂芳聽了即便起行來到王家門首王家安童進去報
與主人十朋出來迎至廳前分賓主坐下

十朋便乃將言說

鄧兄你且聽元因

久違教誨多思念

今願買步到柴門

分付家人忙擺酒

我與鄧翁飲杯巡

桂芳聞言稱不敢

何勞仁兄費心勤

說罷二人來飲酒

知己朋友分外親

你一杯來我一盞

二人飲到日黃昏

酒罷便把棋來下

二人對面定輸贏

不言桂芳王家事

再表周氏女佳人

且表周氏見胸前刀口好了全無半點疼痛心中大喜
却說觀音大士想道周氏行孝天下罕有待我化他修
行做一個圓覺去罷遂將身子變作貧婆來到鄧家門
口叫声門上大哥煩你通報你家大娘說外面有個老
婆子特來化碗齋吃安童報知周氏說你可引他進來

安童卽忙引進貧婆見了周氏說道大娘厨中有剩飯
路上有飢人拾碗齋充飢周氏便叫丫頭取些飯來與
這婆子吃貧婆道大娘旣肯施捨就當吃了不要拿來
我看大娘這樣賢良何不吃個齋素念些經典修修來
世免得墮落輪迴豈不是好周氏道你叫我持齋念佛
你莫非是個持齋念佛的曉得些經典念與我聽看有
甚麼好處貧婆道聽我念念

想人生在世間空來空去 貪官貴戀家園枉自操心
經典上總教人勤修善果 勸大娘休錯過急急早抽身

我見你心良善修行孝道 特此來奉勸你了脫此生
你看那世上貪貪名圖利 逞豪強多作孽自害本身
不遂心使毒計欺天滅地 想銀錢不顧命捨死亡生
在陽間多造孽惡貫滿盈 到陰司閻羅殿怎肯容情
人生到一百年難免一死 有一等愚癡人空過光陰
直等到無常來臨渴掘井 那時節悔不了撒手空行
趁如今在陽世正好修煉 訪善友尋門路急早修行
行善的上天堂西方極樂 造孽人下地獄永不超生
勤悟道苦修行明師指引 善的昇惡的墮仙佛畜生

分天堂別地獄才知善惡 趁此時悟本來見性明心
你如今早回頭休要錯過 今及古古及今大道長存
或帝王或卿相前生修定 或富貴或貧賤休悞今生
前世惡今世苦自作自受 今生修來生福各辦前程
陽世間十惡事不思改悔 到陰司千般苦有口難分
過地獄十八層真個不假 勸大娘依着我急早回心
周氏聽說將言答 婆婆連連叫几声 聽你說的這些話
令人胆戰心又驚 我想人身生勞碌 未見那個得長生

婆婆良言將我說

想那南柯夢裡人

且說周氏聽了此言如夢方醒始知人生在世奔波勞
勞虛度光陰活到百年不免一死況才七十就成古柏
乎說道今蒙婆婆指示情愿喫素修行但我丈夫不在
家中恐他回來不許喫素修行如何是好

婆婆即來將言說 大娘聽我說元音 迴你光來返你照
喫你素來修你行 各人生死各人了 儘他依行不依行
周氏想道若是丈夫不肯讓我修行我將釵釵與他另
娶一房就是主意定望婆婆指示婆婆道你既真心可
拜告天地神明我就傳你三皈五戒周氏焚香祝告已

畢婆婆傳了皈戒化陣清風起在空中叫声周氏吾乃
南海觀音見你割肝答救公婆出自真心因此下凡點
化於你周氏聽了倒身下拜說道我乃肉眼凡夫不知
菩薩降臨望其開恩赦罪拜罷起來菩薩已去却說桂
芳回到家中夫妻相見周氏問道王家請相公有何事
情桂芳道也不是會文無非飲酒下棋周氏道你們下
棋有何好處桂芳道就如楚漢爭雄一般周氏道那楚
漢爭風又是甚麼人桂芳又道昔日漢高祖與楚霸王
爭江山奪社稷一個不肯讓一個我們下棋如他二人
一般周氏道他二人是甚麼樣人桂芳答道乃是當
初蓋世的英雄周氏又問至今還在否桂芳道英雄豪
傑那有不死的道理周氏又道既是要死何苦爭奪甚
麼請問相公人生在世還是作善的好作惡的好桂芳
道天下只有善的好周氏道既是善的好你妻子有一
言奉稟不知肯容否桂芳道賢妻有話但說無妨周氏
道昨日蒙南海觀音大士臨凡親身點化教我修行
我今意欲將釵環首飾湊成百兩銀子與你另娶一房
妻子讓我入山修行不知我夫意下如何

十一 隱賢
卷之三
桂芳聽說心歡喜 便把賢妻叫一聲 你把生死來問我
我也略知二三分 爲人在世如春夢 大限來時不由人
霸王英雄今何在 韓信理伏枉用心 韓信死入陰人手
霸王自刎在江心 長城萬里依然在 不見當年築城人
看來事情如翻瓦 眼前富貴總難評 我已看破世間事
早也思量放在心 賢妻你愿修行去 我也情愿舍功名
你迴光來我返照 你修丹水我煉神 只要修行來堅固
同做龍華會上人

周氏道你愿修行是 桂芳道一言既出驀
難道豈有虛假之理周氏又道既然如此我蒙菩薩
我三皈五戒你既真心修行也朝西跪下待我把皈戒
傳你桂芳真的跪下受戒拜謝神明桂芳起身叫一聲
賢妻善人我意欲就要拜辭父母往外修行倘若爹娘
不肯怎生是好周氏道你只管私自前去公婆上面待
妾替你告稟免得拖扯啼哭既然如此我一雙父母萬
望賢妻替我服侍請上愛我一拜周氏桂芳交拜畢作
別而去這正是快刀割斷紅絨線各自抽頭兩下分非
是夫妻心內忍只爲生死要修行

鄧桂芳辭妻子十分苦楚
割恩愛出長安訪道修行
夫勸妻妻勸夫同修善果
受三皈並五戒不染諸塵
若有些差池處佛神監察
心要堅意要虔怎敢欺心
鄧桂芳出長安留心訪道
那菩薩發慈心又降凡塵
變一個美嬌娘年方二八
多風流甚出色面貌超羣
青絲髮插鳳釵霞光亮燦
櫻桃口露銀牙一点朱唇
穿紅絲套青藍十分打扮
兩手指如嫩笋白似葱根
鳳頭鞋剛三寸端然站定
單等着修行的年少書生
一見了未開言先陪笑臉
迎上前他就把相公稱慕

奴有言來奉稟不好啓齒
昨夜晚得一夢夢見佛神
說與奴有緣法千里來會
叫奴家今日裡來會夫君
奴今日見相公風流俊雅
真是個讀書客不同俗人
奴情原結夫婦天長地久
不知道你相公心意何存
鄧桂芳聽此言低頭不語
跪在地只磕頭念佛不停
求娘子發慈悲放我早去
饒我命去修行感恩非輕
怕只怕闔羅王一朝來取
孽鏡臺照分明不肯容情
我不愛享榮華恩妻戀子
并不想富與貴寶貝金銀
那菩薩仔細觀真個佛子
叫桂芳你聽着謹記在心

十二圖覺
心要覺意要虔不可退悔
光相寺淨室堂好去修行

鄧桂芳一聽得倒身下拜
拜謝了起身來即往前行

到寺中燒天德起身迎接
男歸左女歸右見性明心

却說桂芳到了寺中恭了佛駕陳天德引至淨室堂中
坐于問道善人仙鄉何所高姓大名桂芳道小弟姓鄧
名桂芳住居長安城中只因菩薩点化方得到此天德
道原來是同街其非的人真靈山會上的貼骨親了桂

芳吟詩一首

生我之門死我口

從今跳出無常路

修行到此學長生

感待主人相照顧

接下桂芳不表且說
妻周氏在家想道我的丈夫到
脫身去了我在家中每日紅塵打攪不能加工進步怎
生是好想公婆到也康健得好財穀有餘不必憂愁安
童使女儘可伏侍不免哀告公姑放我往外訪道修行
去罷遂走到公婆面前道個萬福公婆說我兒此言何
來周氏道公婆有所不知我丈夫發愿出家修行去了
再不回來叫媳婦稟上公婆知道

員外聞兇修行去
頓足捶胸大放声
叫声桂芳刀割胆

哭聲我兒簷穿心 只望養兒來防老 積穀防飢反受貧

你今入山修行去 叫我年老靠何人 老母去人哀哀哭

心肝孩兒呀几聲 十月懷胎娘辛苦 三年乳哺母受辛

移乾就濕養大你 望你披麻戴孝人 誰知我兒心腸狠

修行丟下二雙親 可憐兒去不打緊 恁忘父母養有恩

嬌生慣養十餘載 如何一箇雨離分 兒去修行是好事

恁不與娘說一言 等我與我兒同去 望兒落去我放心

二老哭得肝腸斷 媳婦向前勸一聲 夫君此去雖不轉

還有媳婦住家門 公婆出言雙流淚 媳婦你且聽元因

親生兒子受不住 如何惡得你身 你是青春年少女

焉能久住我的門 壺中有酒難留客 池內少水任魚行

可憐你是行孝女 無福消受你的身 殷勤孝意難答報

願你福壽永常存 媳婦若回娘家去 四時常來望你們

或招或嫁任隨你 公婆難主你的心 二老說罷一夕話

嚎啕大哭痛傷心 周氏聽了也痛哭 硬着心腸稟一聲

周氏說我丈夫入山修行也是看破了生死關頭故拋

別父母妻子如果真心不退也就算得有志氣的人事

竟成了你兒媳雖是女流却也想到今生分離都是前

世未修今日也不愿轉回娘家學我丈夫一般出家修行去
也公婆保重身體媳婦就此拜別

周氏當時來拜別 拜別公婆二雙親 媳婦今日修行去

二老不必望在心 倘若後來成正果 來度公婆上天庭

說罷辭別抽身起 員外夫人痛傷情 想我二人真命苦

鬼子媳婦盡出門 越思越想流痛淚 越哭越惱放悲聲

留下我命中何用 不如早死見閻君 早早今朝尋自盡

免得在世貽笑人 不言公婆尋短命 再表南海觀世音

却說菩薩慧眼一觀見鄧員外難捨子媳欲尋自盡即

寫了一個柬帖丟在鄧家廳上員外夫婦走到廳前正

欲商議自盡只見地下一張柬帖檢起一看上面有云

割肝行孝世間稀 跳出紅塵免是非

吃下肝湯你不曉 特來點化上天梯

員外看了唸聲阿彌陀佛媳婦割肝答救我們那裡知

道今蒙菩薩點化自有好處不必悲啼夫妻二人望空

拜謝不提且說周氏出了長安声声唸佛行了一日看

看到晚肚飢口渴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正在危急觀音

大士在雲端覓了接下雲頭將手中楊柳一洒化做一

座寺院叫金童玉女變作兩個沙彌自己變作長老却
生得唇紅齒白眉清目秀年方二八來得瀟灑風流飄
然有神仙氣度周氏到此忽見面前竹林內有座高大
房屋好像寺院一般滿心歡喜忙走到門首只見兩
位小沙彌說道你這娘子天色已晚到此何事周氏答
道我是受了皈依的人沙彌道如此說來是家人了請
進周氏來到佛堂參拜佛神已畢沙彌說善人請到方
丈待茶周氏即到方丈茶罷便擺上齋來周氏感謝便
問道小師付寶寺有几位師傅沙彌道只有師徒三人
我師傅在上房打坐等善人用過便出來相見說猶
未了只見燈下照着一個和尚進了方丈門來見
了周氏笑臉相迎問道善人因何一人夜行到此這條
路整整二百六十里並無村店你獨自一人夕是女客
怎麼去得不如就在我寺中與我結爲夫婦少年佳偶
豈不是好況寺中廣有金針憑你享用不知娘子意下
如何周氏聽了嚇得目瞪口呆呆抖搜精神大声喝道虧
你一個出家人口唸真經說出這樣禽獸的話來那師
傅大怒道諒你今夜插翅難飛你若依從便罷若不依

從一刀兩段說罷腰上取出一把光晃晃的刀來周氏
見了慌忙跪下說道我乃修行之人那怕刀金師父若
不行方便情願受你一刀死而無悔那師父轉陪笑臉
答道我看你果是一個真心修行之人我也不敢強你
成親也罷我到指你一個修行所在前面有個光相寺
淨室堂中正好修行說罷那師父往後堂去了周氏感
情不盡就葬柩了假寐片時到了天明抬頭一看何曾
有甚麼寺院只見自己身子靠在一塊大石却聽空中
有聲

空中便把周氏叫

光相寺裡好修行

我今見你行孝道

特來指點人出門 若是真心不迷物 安你圓覺第七名

要知我的名和姓 我是南海觀世音 周氏望空來拜謝

拜謝菩薩往前行

却說周氏行不多久就到了光相寺參了佛祖來到淨
室堂中劉素真起身相迎問其仙鄉姓氏只見鄧村芳
走來問道賢妻來了父母可好周氏一並說了各用修

淨室堂中唸真經

修行果要鉄石心

坐上蒲團勤悟道

三千諸佛笑吟吟

接下周氏不表且說菩薩站在雲頭往下觀看見洪州城有

個張員外娶妻賈氏員外病故生一子取名義方亦染
病身亡留下婆媳二人安貧守寡十分悽慘

賈氏兩眼雙流淚

天亡子死好傷情

叫声媳婦娘家去

不要耽誤你青春

李氏向前將稟

稟告婆婆放寬心

你孤身來我獨自

婆媳相伴過光陰

雖然家貧沒供奉

做些針線養婆身

有有無無耐煩過

婆婆寬懷且放心

不言孝媳將婆勸

再把飢荒表

乾了十月不下雨

地中草木總無主

山林一塊枯

河中乾得起灰塵

補城百姓皆飢餓

十亭餓死九

黃豆穿成串串賣

一斗糲賣五錢銀

三兩銀子一斗米

有錢無米沒處尋

樹皮草根都吃盡

婆媳真個可憐人

十月不曾吃頓飯

吃的都是野菜根

婆婆吊下傷心淚

叫声媳婦聽元音

往年受苦容易過

今年飢餓命難存

餓死老身山自可

枉費我媳一片心

不如你回娘家去

我做懸梁自縊人

寧可我死留得你

兜媳意下若何論

李氏聽說雙流淚

婆婆在上聽元音

要死婆媳一處死

豈做不忠不孝人

且說李氏勸道婆婆放心我見有女人到城外山上討

野菜回來待我同去討些來俱養婆婆道我兒不要去

罷離三十里外有兩個草庵立下界碑不許人過山討

菜恐怕撞着悞了你性命李氏道婆婆放心有人同去

李氏女果婆婆寬心靜坐待媳婦討菜來烹養你身

望婆婆且耐煩休尋短路有差池辜負我一片苦心

倘若去荒郊討不得菜轉回來同婆婆再拜幽冥

一邊說一邊哭淚如雨下說一句哭一声真個傷情

那一邊我婆婆聽如刀割叫媳婦行孝兜細聽元音

難為你行孝道快來快去或有菜或無菜急早回程

我在家倚着門專心望你早些去早些來免我耽心

李氏友誼得說連忙收拾提菜出門去隨眾同行

出了城在荒郊把眼一望只見那討菜的站滿山林

甜蕨花苦蕨花全無一點奶漿菜豆豉菜不見一根

野苦蒿大蓬蒿連梗帶葉馬蹄菜鴨掌菜亂討一巡

老茨菜嫩葫蘆摘些籃內大葉芹竹葉菜如見寶珍

牛肌菜毛茛菜一齊亂搶茨藜蘆白茨蘆肯讓別人

喬菜花油菜葉連根拔盡不皮菜母猪藤不見一心

一路去一路來翻翻轉轉夫叫妻子叫母遍地悲聲

父走南子走北不能相顧兄往東弟往西各自逃生

三歲兒兩升米託人去賣 五歲女一斗糧就賣與人
一家家三四日不燒煙火 一戶戶飢餓得倒死門扉
李氏女看見了十分悽慘 我婆婆要想活萬萬不能
李氏看見情傷感 大放悲聲淚淋淋 這樣荒年難得過
婆婆今朝死得成 倘若婆婆今一死 我是不忠不孝人
李氏哭了一會說道討了半日籃內不過一把菜提回家
去煮來救我婆婆一時終是餓死不免拈土爲香祝
告天地神明待我過山討菜倘遇草寇全仗神明扶持
撮土爲香祝上神 我今不爲別的事

婆婆餓倒在家庭

一撮土爲香祝上神

我也同死赴幽冥

伏望老天來保佑

保我討菜轉家門

清吉平安無凶險

不枉奴家一片心

祝告已畢將身起

悲悲切切過山行

一直走過山背去

着眼仔細看分明

遍地野菜如青草

猶如見了寶和珍

李氏連連忙下手

怎敢遲延久住停

嫩的討來婆婆吃

老的分開自己啜

不言李氏討菜事

且表山中草寇兵

却說山中草寇大王乃是弟兄二人名叫李忠李孝正
在山中打獵回來看見李氏討菜喝叫將那女子擒來

囉囉卽忙擒於主跟前大王見他生美色心中大喜道
帶上山去與我做一個押寨夫人李氏跪下稟道大王
爺爺奴有白髮老婆婆在家餓了兩日萬不奈何故此
特來討些野菜回去荅救婆婆性命若是大王不肯放
我回去婆婆餓死家中小女子情愿死於刀下想我成
親不能依從那大王兄弟聽了見他一點孝心問道你
這女子姓甚名誰何方人氏說個明白放你回去

三氏當時回言荅

大王爺爺聽元因

說我家鄉去不遠

家住洪州之座城

公有名張百萬

婆婆貴氏老安人

公亡夫死歸陰去

丟下婆媳二人身

奴家不忍這良心 情愿與婆同守節 不做迎新棄舊人
每日做些針和綫 變些銀錢供婆身 誰知天時來乾旱
顆粒無收餓死人 只因婆婆挨飢餓 特來討菜救婆身
誰知撞着大王駕 該我婆媳命難存 我死一身由自可
望穿婆婆老眼睛 大王若肯饒奴命 千重寶塔點紅燈
若是逼我成親事 寧可刀下做亡魂

却說李忠李孝想我二人三歲喪父七歲亡母到不曾
盡點孝意怎比這女子節孝雙全況且與他同姓不可

爲婚便對李氏道我念你真心行孝又是同姓自古道
五百年前一家不共宗祖也同華意欲與你結爲兄妹
你意如何李氏道既蒙大王提愛恁莫苦辭李忠兄弟
便同李氏撮土爲香祝告神明

上中玉皇張大帝 下告地府十閻君 天告以之仁德主
三曹神聖得知聞 李忠李孝李氏女 三人中成兄妹親
對天發下洪誓愿 愿同生死不二心 生死相顧如手足
患難相扶豈虛声 雖然不是同胞養 卽如共母一胎生
若有暗室虧心處 死在干軍萬馬營

結拜已畢李忠叫衆擡靈柩齊來拜見姑娘一河上山擺
酒相待請妹子坐左席弟兄就右席叫手下人把盞酒
至數巡天色將晚李忠叫声賢妹請回愚兄不敢久留
恐老夫人在家懸望李氏稱謝不盡李忠又叫手下與
姑娘送白米幾挑衣服几件銀子五十兩酒肉一挑與
姑娘回家卽便回山不許搔擾酒飯如違重責

李忠吩咐囉囉畢 便把賢妹叫一声 些須禮物權收用
拿去奉養老母親 我們兄弟人兩個 不久也要下山林
改邪歸正爲百姓 隱姓埋名在鄉村 我們我得安身處

來接賢妹與母親 大齊同來一處住 衣食用度我擔承

李氏回言稱多謝 當時辭別就行程 觀音一見忙變化

變化南極一老人 一頭白髮如冰雪 五綵長鬚白似銀

身穿道袍衣一件 頭頂道帽一方巾 眼前並無人服侍

手拿龍頭杖一根 大叫可憐真悽慘 坐在路旁石上存

却說李氏聽了把眼一看是個白髮公公問道公公從

何處而來因甚悲啼一一說來小奴聽聽與你分憂那

老人當時回言答道娘子聽我說元音

若問我的 我家住在無名跡

極樂國是我家門 我的子孫無其數 于個死子驚個怪

我今有了八百歲 不知過了凡朝君 只為飢荒各逃散

無有人來顧老身

李氏聽了答道你這公公老得顛倒今歲飢荒日子難

過我這裡有米儘翁拿几升回去將就過凡天再作區

處老人道米到不要我只望你發心向善喫素修行不

知意下何如李氏問道修行有甚好處

老人當時回言答 娘子聽我說原因 你是守節行孝女

過山討菜奉婆身 特來化你回光照 雙林樹下念觀音

修個長生再不老 免得四生結迴輪 人生在世如春夢
何苦奔波枉勞神 娘子若還聽我勸 跳出火坑學修行
到得後來成正果 自在逍遙萬萬春 李氏聽了回言答
我有婆婆年老人 結拜哥哥人兩個 恁好拋別去修行
老人聽了呵呵笑 笑聲娘子不聰明 各人只做各人事
管他甚麼兄妹們 婆婆有你哥哥養 早躲無常早脫身
李氏聽了心中省悟 苦道小女子情願修行望公指示
老人道既然如此 可朝西跪下聽我傳你三皈五戒李
氏即叫嗚呼 願方纔跪下受戒已畢

老人起在雲端裡 叫聲李氏聽元音 我今不是別一個
我是南海觀世音 你若修行不返悔 安你二回覺第八名
若還歸家退了道 萬劫輪迴不超昇 李氏跪在塵埃地
望空拜謝大士母 拜謝菩薩不見了 李氏轉回自家門
嘍囉挑米到家下 銀米衣物交得清 李氏打發嘍囉去
便把婆婆尊一声 媳婦山中去討菜 撞着草寇大王身
將我拿到山中去 強逼奴家要成親 媳婦好要尋自盡
婆婆年老靠何人 只得將言苦哀告 哀告強徒落草人
你要成親也容易 只要安頓我婆身 草寇因此心歡喜

送我銀米與文巾 回來拜別婆婆去 休怪媳婦不是人
婆婆聽說雙流淚 叫声李氏我咒身 只因今年多荒旱
千愁萬苦費你心 爲我討菜不打緊 連累你去嫁強人
李氏當時來跪下 拜別婆婆要起行 因我無夫難你主
事到頭來不由人 媳婦前去成親事 婆婆在家放寬心
銀米將來細細用 用完自有送來人 山上雙雞常行走
少長缺短該他聽 婆婆哭倒塵埃地 叫声媳婦好傷情
你今嫁了強人志 叫我年老靠何人

且說李氏婆婆不說修行假說成親却怕痛傷婆婆

改托辭拜別令人莫卜卽出了洪州城行步艱難那甚
離憐憫化一陣清風將他吹到光相寺去了大士又書
法牒一章降落洪州城內上寫李氏守節行孝過山討
菜奉養婆婆因神仙點化修行的根由洪州城人拾得
去看上面有觀音寶號都傳言李寡婦苦節行孝討菜
遇寇矢志不偏於是觀音度他成仙去了那李忠兄弟
正打發嚙囉下山來接李氏婆媳上山同居到了城中
聽得滿城人都說李寡婦節孝大士度他成仙有法牒
爲憑未知真假及至門首訪問鄰舍說道此話是真他

的婆婆搬在尼姑菴去住了衆嘍囉回山報知寨主李
忠兄弟嘆道我妹子是個女流之輩他還看破生死關
頭我二人堂堂丈夫反不及他我等幸得人身在此落
草終無了日不如尋個清淨所在食素修行做個物外
逍遙的人
弟兄卽時來吩咐 叫声頭牌與衆人 我今立意修行去
好言相勸你們身 金銀財寶山中有 各人分些去營生
尋個鄉村來居住 安分守己做好人 存心自有天知道
切莫恃性害良民 說罷打馬揚鞭去 不顧山中寶和珍
綢緞綾羅都脫素衣素裳着其身 弟兄二人同發誓

情愿訪道學修行

一點誠心來感動

感動雲中觀世音

大士當時來變化

化作強徒落草人

凜凜身才高七尺

虎頭頭腰似天神

人噉馬嘶生殺氣

鎗刀劍戟似森林

弟兄二人正行走

山前北下一枝兵

弟兄二人走近前來這些人馬截住去路喝道這兩個
漢子快丟下買路錢放你過去若說半句不肯將你一
刀兩段李忠兄弟滾鞍下馬跪在塵埃叫声大王饒命
大王喝道你家住那裡姓甚名誰快快說來

弟兄雙雙跪在地

大王爺爺尊一声

說我家來家不遠

花果山上是吾門 落草爲王十數載 橫衝直撞獨稱尊
只因有個李氏女 討萊拿他上山林 因他孝意感動我
結爲兄妹三個人 他蒙菩薩來點化 我也發願去修行
伏望大王饒我命 兄弟二人不忘恩
大王言道你們既是草寇還修甚麼行我手下少兩員
大將你二人投我部下 方可恕饒性命不然分爲兩段
兄弟二人只得哀告非 是小人不順皆因盟誓在先豈
肯翻毀愿吃一刀那大 王又喝道你既不肯投順可有
買路銀子給我放你過 去不然還是是一刀

弟兄二人又哀告 我是修行訪道人 不得金銀來買路
替你念佛一千声 但愿大王增福壽 福祿齊天子連孫
大王又喝道沒有金銀可將你騎的馬送我弟兄即將
馬牽來交與手下那大 王將手一指那馬嘶喊咆哮登
時不見大王道你二人 果是訪道修行之人我指你一
個去處前面有個光相 寺淨室堂中才好修行煉性言
訖化一陣清風去了

菩薩站在雲端裡 叫声李忠弟兄們 要知大王名和姓
喜是南海觀世音 倘若一心不悔退 圓覺第九第十名

不是後來生翻悔 萬劫沉淪不超昇 二人聽說忙拜下
三請菩薩點化恩 起來移步向前走 到了光相寺院門
却說二人進了廟門拜了佛神到淨室堂中陳天德起
身迎接李氏一見卽忙出來叫声二哥哥你也來到此
間多承送我銀米衣物感恩不淺小妹蒙菩薩點化來
得慌忙未曾辭別望乞哥哥恕罪李忠答道我們也是
菩薩指引李氏道既然如此都是有緣有分的了

不表且說觀音在雲中 嘆道圓覺十二還少兩名聞得

沛州解縣有個員外姓李名道成家中廣有金銀只

是心不向善專好打僧罵道待我駕起祥雲前去化他
一番看他如何到了沛州變一老僧手敲木漁進了斛
糧城李員外坐在聽前遠遠聽見木漁之音心裡就發
起火來他平生的毛病最恨的和尙尼姑道人又道此
等之徒都是吃現用現多有不真實的僧道私自餘積
善信的銀兩背地嫖賭况出家人慈悲不穿獸毛蚕口
他偏要縫那緞袍皮襖緞鞋綾靴擺個樣子有等尼姑
齋婆每每做出那沒廉耻的事來這都是忤逆悖夫嫌
貧圖富好吃懶做不受拘束之徒才爲此尼僧往來齋

十二回
婆結爲一劫及規戒不守佛經不唸一味的走東入西
誘哄人家婦女入寺燒香求男求女借此肥口肥身夜
間又勾人淫慾這種僧道尼姑最是惡毒我因此立下
大愿必要打死一百個方才了愿所以挖下一個大坑
打死的都丢下坑內如今已打死六十多個正說之間
木魚响到門前來了李員外咬牙切齒吩咐家人拿打
僧棍來掛起等那敲木魚的到來自有道理

家人領命將棍掛

聽得木魚响連声

和尚敲魚声覺

三街六巷發慈心

常言家中有剩飯

須知路上有飢人

有人捨我一碗飯

勝念彌陀十卷經

有人捨我一升米

勝拜南海觀世音

和尚喊叫求得快

剛剛到了李家門

和尚到了李家門首叫声門上大哥借重金言報與你
主人得知我要化頓齋充飢安童道和尚你不知死活
我家老爺好像活閻王一般正要我尋你們恰好你旨
來尋死請進請進和尚假說道世間那有這樣惡人都
是你們毀謗主人安童道你既不信跟我進去休得怨
和尚來到廳前見了員外說道不敢與長者見禮員外
見了於是無明火起大怒道禿頭來此何幹特來與長

者化碗齋充飢員外罵道我見了你這禿囚如我眼中
之釘你要化齋吃麼叫左右快拿棍子把他漫漫拷打
以當齋飯

和尚見說微微笑 叫声長者莫打人 若還打了我一棍

打南海觀世音 員外聽說高声罵 禿囚大膽欺神明

說出這般折福話 怎肯饒你這殘身 手搥大棒照頭打

和尚倒在地埃塵 菩薩空中有身托 假屍倒在李家門

衆安童稟道和尚死了員外道抬他丟下井去菩薩嘆

道善哉善哉道個孽障本性道昧待我變化一個美貌

女子到他家下說那打死的和尚是師兄來此什麼再
看如何對答

菩薩雲中來變化 變化美女下凡塵 當時來到沛州市

就把師兄滿街尋 一路我到李家府 便把師兄叫几声

分明進你李府去 許久還不見轉身

却說觀音大士站在府門叫声門上大哥我有一個師
兄進你府去化齋許久不見出來請大哥與我喚他一
聲家人聽了忙走進府去報知員外說剛才打死的和
尚他有一個妹子在門前等他回去員外道且莫說出

此話與我叫他進來家人出來引了進去見了員外說
道小女子不敢與長者見禮員外見他生得花容月色
好似仙姬下凡心中暗喜道你來此何幹女子答道我
尋師兄至此員外道你師兄被我打死了你也不必着
急我看也還生得美貌不如就在我家下與我做一個
小妻子同享富貴若不依從仍然前棍子打死你意下
如何

女子便把長者叫

你休錯認定盤心

姻緣本是前生定

蜜芝怎配亂草根

員外聽說全不想

吩咐安童一夥人

忙把香案來擺起

庭前強逼要成親

女子假意來同拜

忽然倒地埃塵

員外見女子死了笑道此女子同我一拜就死了到底
無福叫安童將尸前去丟出下坑等他好去會他師兄
却說菩薩變化死尸在地真身起在空中又嘆道這個
孽障真個迷了本性待我變化一個孩童再化他一番

觀音當時來變化

變個孩童下凡塵

叫聲母親與師舅

你今却在那邊存

南街北巷穿梭過

叫我何方我母親

皇上王旨差接去

接我母子入朝門

街坊百姓聞知道

李家今日禍來臨 孩童叫了多一會 家人前來報事因
却說李家的家人街上聽知此事急忙回報員外說道
街上一孩童喊尋他的母親師舅說當今皇上玉皇
差官迎接他母子入朝員外大怒道莫聽胡言你快去
叫那孩子進來做個斬草除根家人急到街上叫聲小
相公隨我進去我你母親師舅那孩子歡歡喜喜跟進
李家府門來見員外道你母親師舅是我打死了
你姓甚名誰何方人氏

太子聽說雙流淚

頓足捶胸大放聲

母親師舅父都死了

叫我怎生肯回程 哭了一回將言答 我家住在長安城
外公就是唐天子 外婆昭陽掌印人 國舅不願爲天子
出家削髮去修行 我的母親宮主女 駙馬原是我父身
十三年前生下我 父亡母存苦伶仃 母親帶我依師舅
持齋愛戒學修行 遊方訪道來到此 化齋打死你家門
外公今日聖旨到 接我母子三個人 若是違了聖王旨
卽時兵馬到來臨 拿你一家并大小 九族皆誅殺滿門
員外聽了這些話 嚇得三魂少二魂 柳氏夫人來埋怨
不該立愿打僧人 打死太子該萬剛 打死宮主滿門沉

這般禍事夫來大 連累九族活不成

却說員外此時嚇得臉青面赤膽戰心驚跪在御外甥
面前磕頭不了哀求饒命情愿將金銀寶貝與御外甥
公子老爺求和孩童道金銀寶貝我外公處該許多誰
稀罕你的你要與我不難却要件件都依我的員外
說只要肯和敢不遵命孩童道我要日月風雲各等半
斤員外一聽卽無言對答嚇得尤甚

員外聽得這句話 目掩口呆不做聲 叫道蒼天怎麼了
那有日月與風雲 千錯萬錯在我錯 是我當初錯用心

却說觀音大士吩咐韋馱李員外回心回善許了施造

我是殺人兇惡僕 依了持齋受戒人

言語溫平更低聲 若是有人打罵我 滿面春咲咲吟吟

從今不惹紅塵事 只看無字一真經 走路不傷蟲蟻命

願受三皈五戒真 素珠一串胸前挂 鎖住心猿莫放行

若有三心并二意 永墮酆都地獄門 對天了愿修行去

諸大菩薩作證盟 我門夫婦同發愿 立心出家去修行

道成夫婦忙收拾 二人跪下拈香焚 上告如來親佛祖

如此焚起香案對天發誓我傳你三皈五戒可以了劫

夫婦歡喜無
又答道情愿從命再不反悔孩童道既然
跟我做兩個徒弟打伴修行方免此大你意如何員外
伴容易的與你解釋只要起造一座寺院你夫婦二人
待我度了他便同他說道你二人不必啼泣我說兩
那說菩薩見學道成夫婦悔過傷心遂嘆道善哉善哉

感動菩薩發慈心
這是自作并自受 事到頭來怨誰人 夫婦哭到傷心處
萬歲知道了不成 拿去千刀并萬剮 連累一本九於親
不該打死他兩個 惹出大禍怎脫身 打死太子和宮主

一所回龍寺建立山門可領法旨前去喚風伯雨師雷
公電母將那紫荆樹吹倒叫魯班下凡經營建立限他
亥時起工丑時完備不得有悞

韋馱當時忙不住 領法旨駕祥雲 西天去見如來佛
阿難揭諦衆神靈 風伯雨師都來到 雷公電母下凡塵
登時一陣狂風起 黑天黑地不分明 狂風吹得如雷吼
紫荆倒在地埃塵 馬趙溫岳都到了 張良魯班一齊臨
立刻興工來動土 山門殿宇色色新 二尊大佛堂上坐
十八羅漢雨邊分 四大金剛前殿立 龍神土地把頭門

一夜裝修完備了 再表來朝天又明

却說李員外天明起來見不見了房子只見面前回龍寺修得齊整大士在空中起一陣仙風將李道成夫婦次到光相寺淨室堂中修行去了菩薩嘆道圓覺今已化完還有十地菩薩五百五十阿羅漢待我變一老僧把金光寺那些僧人度去完了一場功德好繳法旨也

觀音此時來變化 變化殘疾老僧身 頭上帽子破了頂

身穿一件破衣襟 嘴上一根白胡子 腳皮爛得血淋淋

手拿一根拐棍子 一步一拐往前行 不覺行程來得快

到了寺金光院門

老僧來到金光寺院見眾僧都在唸誦經走進佛堂就對佛坐下那五百和尚一齊罵道你這殘疾和尚爛得這樣薰臭的腳還來對佛坐着從來對佛打坐的只有觀音大士坐得你好不知高低老僧道我不是觀音是誰眾僧笑道你既是觀音現出金身我們看看老僧道將眾喚齊待我現來

老僧當時搖身動 現出慈悲觀世音 前有金童併玉女

後有韋馱護法神 大慈大悲金光燦 身旁楊柳插淨瓶

鷲哥飛來又飛去 八寶金蓮托其身 一衆僧見了忙下跪
都唵慈悲觀世音

菩薩大現金身神光普照瑞氣祥霽五百僧人一齊跪
拜道我等肉眼凡夫不知活佛下世招徠靡寧菩薩道
汝等衆生可朝西跪下同志念佛隨吾去罷多少是好
大衆同声齊念佛 遍地金光起祥雲 五色彩霞來托起
一声佛號似雷鳴 腳踏祥雲個個起 度了金光寺裡人
駕雲又到光相寺 度了圓覺十二名 菩薩費盡千般苦
殷勤化了二年春 大衆騰雲來得快 大雄殿裡見世尊

却說菩薩進了大雄 寶殿禮佛四拜佛祖問道你到東
土教化衆生善惡如何菩薩稟道仗我佛慈悲弟子今
已化齊特來繳旨佛言有勞菩薩大衆一齊摩頂受偈
首相菩薩陳天德 金剛菩薩劉素真 聲聞菩薩傅員外
清淨菩薩徐氏身 長生菩薩伍氏女 桂芳却是第六名
七名安定周氏女 勇猛菩薩李氏身 李忠便是第九位
李孝安於第十名 十一道成李員外 柳氏夫人十二名
各人受歸本位坐 自在逍遙樂天真 十個老僧安十帝
五百五十阿羅身 此是一本圓覺記 萬古流傳到如今

